政學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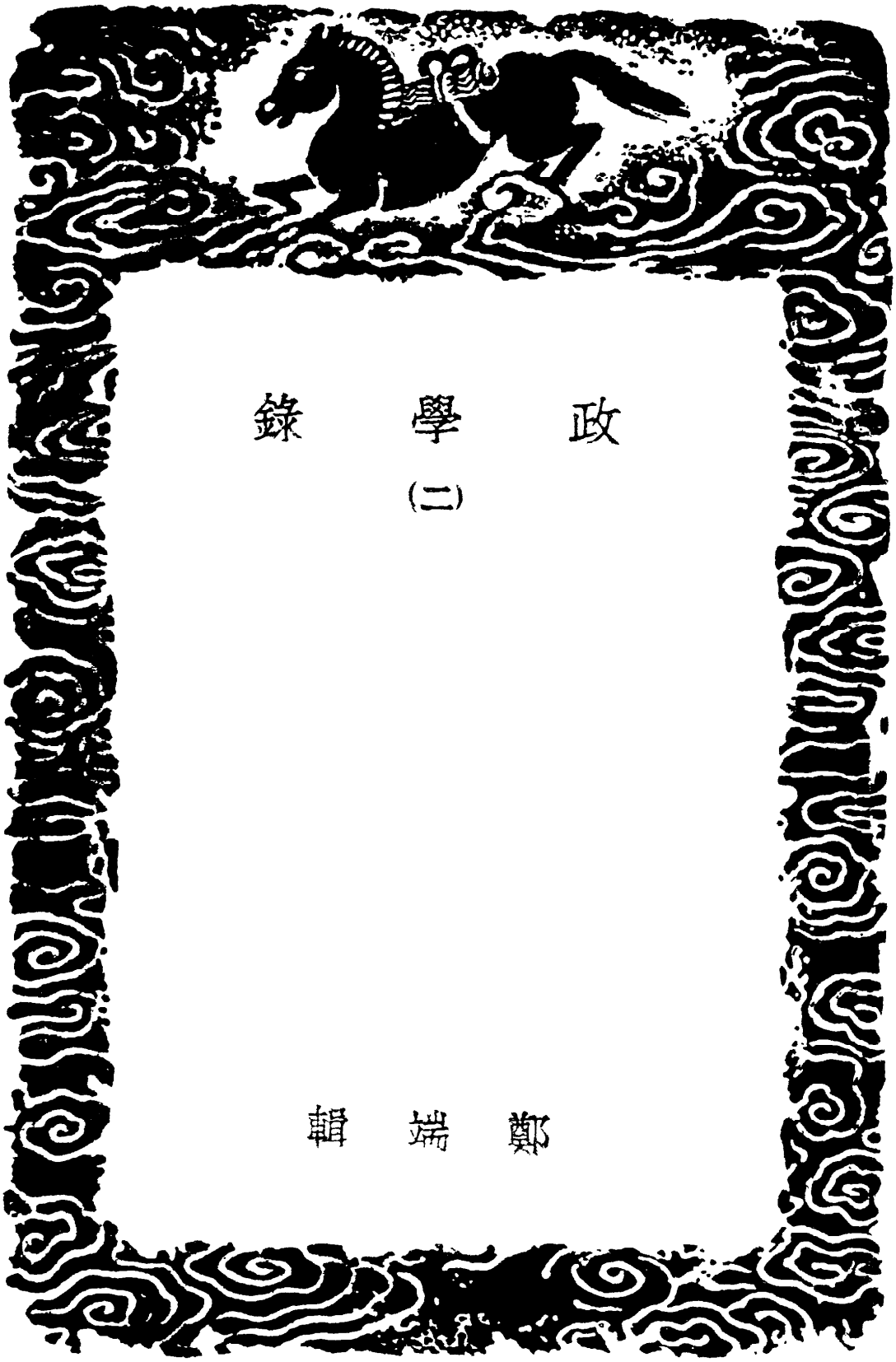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政學錄

(二)

鄭端輯

政學錄卷三

初任事宜

戒營求。臨選時垂涎羶地。營求打點。到任後爲債所逼。凡事掣肘。即時物議。遂至創績者可戒已。

謹貸負。選時有負貸難已者。借之戚里最妙。借之行戶並治下富商納粟監生。萬萬不可。尤者錢債一節。得已不借。不得已少借。若過多爲債所逼。欲濁不可。欲清不得。最苦莫大於此。

問民情。選後遇前官或本處士夫及鄰封遊宦者。須細問民情吏弊。一一記之。即我師也。

講律招。選後須討問刑條例及招議。請熟於律令招情者。將律意招體。一一講過。將來庶不至差誤。

見上司。選後有上司在京。候見迎送。俱不可少。但送禮不必出格。

防嫌疑。選後有治下納粟在京。即有先容。亦不可受餽赴席。恐即借此愚鄉人。肆行無忌。然中有豪俊。待之不可無禮。

處交際。選後治下士夫送下程。一概不受。此省事法也。然其中有誼不可卻者。亦須擇米菜受一二件。幣禮則一絲不可受也。請酒赴席不可醉。亦不可多言自狎。

勿干求。出京時。或本處上司。有至親鄉里。切不可妄求先容。蓋發書者自以爲功。未必無責望之心。或不如意。又未免有後言。彼上司以我爲倚賴人也。心竊薄之矣。

待祖餞。臨行親友有祖餞者。卽事煩亦不可便生厭倦。使親友無色。如量不勝酒。須留後步。

止人役。衙門積役希圖照顧。每求接新官。新官上任。便自稱長行。嚇詐無所不至。科斂幫貼。猶其小者。此等人役。宜托便預票止之。惟路遠地方。無可寄票。則在人駕馭之耳。

慎關防。衙役接到家人。沿途不無往來。且衙役必密致慇懃。以爲之地。宜時常關防。毋使面熟。致此後關節相通。

覓內書。凡套啟套書。俱發禮房謄寫。若密稟密事。全在內書。新官赴任。如有僕從。善書通文義。又可託腹心者。此爲最上。若有不通文義而善書者次之。本家原無須蚤覓之。此兩項人。以多帶入衙爲妙。若曾入衙門。或心術傾險。狀貌光棍。皆不可帶。內門轉桶處。須要兩層封鎖。若一層。恐內書有鑰私開。便可內外交通。亦可隔門說話。若不細心防閑。未有不滋弊者。　內衙中有託心算手更好。如無算手。算亦易學。可買算法一本。教家僕之稍明者。不過一月盡通矣。

造履歷。將到地方。須預造各士夫詳細履歷一冊。以便查覽。心記。上司同寅。亦照例細開。

答迎接。路上士夫寮屬。差人迎接。預查舊規。將回帖寫下。以便臨時回答。有迎接該下轎不該下轎者。入公館後。士紳相見。地方儀注。有不同者。俱開寫明白。預先斟酌。乃不失己失人。一切祭門謝恩上任升堂禮儀。亦令開寫明白。

住公館。本治境內。若無公館。卽討民房。切不可住官宅。恐主人有酌。飲之非禮。不飲非情。若民家治具

卽賞之。亦不必問其姓名。恐小人以此假詐也。

辭禮物。　士夫相見。有在未到任之先者。有在旣到任之後者。風俗不同。俱照開報禮數。斟酌相待。至送禮則一毫不可受。交禮貼時。卽云心領。士夫行後。便概寫璧謝。切不可令禮房暫收。恐一時多家混錯。又恐禮房抵換。士夫難言。大不便。

謁聖廟。　次日行香。諸生講書後。量獎紙筆。卽語之以勤學勉勵。

拜士夫。　行香回。退食畢。卽回拜各士夫。與士夫相見。便問民疾苦。雖冷落士夫。亦須面拜。訪問。

會賓客。　賓館會客。值日皁隸把門。不許一人潛入。其已藏在內者。俱逐出。門子捧茶訖。卽行遠站。蓋衙門多人在側。鄉紳每不得進機密之言。談衙門鄉里中事。

安窮苦。　凡選窮疲刁苦地方。切要安心。人生食祿有方。固非圖度可得。且作事必精神結聚。績迺有成。今若有蘧廬鍼氈。不能久安之意。則訪問必不眞懇。經理必不周密。意氣必不鼓舞。故選得此方。卽矢志以室家視此方。漸漬淪洽。極疲者可使改觀。極刁者可使若家人父子。方知此言之有味也。

圖地理。　凡一邑地理。所當周知。到任之初。令四鄉里長將本管地面山川寺觀田土溝渠津塘橋道鋪舍公所壇社大小村坊市鎮。各畫一圖。務期詳細周遍。更令善畫者。以縣治爲主。自近而遠。集爲一總圖。如山川之險隘。湖蕩之緜紆。人烟之疎密。村鎮之大小。鋪舍橋梁之修廢。某處當防盜賊之出入。某處當防水潦之不時。某地爲膏腴瘠薄。某方爲僻靜繁衝。按圖備觀。易如指掌。非惟句攝征輸。限期可定。而與

利除害。亦將次第而行矣。

貴有恆。　凡革弊安民不數日而頌聲大作矣。然使後來漸不如初。謂之有頭無尾。又在有恆。

尙節儉。　我輩矢志安民。既不科派里甲。又不苛罰重秤。則衙中費用。便難望之地方。初赴任者。第一要節儉。莫謂官爲錢樹。便可取給。

發行價。　本衙自用者。先發銀與買辦快手。註銀數在簿上。簿上不用珠紅。只用黑字。逐日所用。一切飲食衣服器皿之類。俱逐日塡在簿上。下註實價平買若干。仍出示曉諭各行。本官俱係預先現給絲銀。平價和買。不許買辦快手。指官強買。如違許不時稟究。至於上司按臨。一切碎細之物。恐倉忙不能現買。用墨印紙條塡註所買。不時稟點取用。每月逢五逢十。俟堂事畢銷算。當堂給價不可遲。

愼起居。　往見各上司。或以公事出。不論途中城內。若有郵鋪衙門寺觀可住。不必民家。尤不可茶房酒肆。部民各役之家。若士夫花園。亭榭多而花木盛。亦不可屏去左右。與主人深夜對酌。又無故不可微行。瓜李風波。恐從此起。愼之。

養性情。　新官性情。要把持得定。但精神閒雅。器度豁然。心小而虛。言簡而當。卽事體未必盡通。才識未必盡到。人亦自然相諒。反是。雖小有才。人且求多。小有才之人。爲才所使。麤浮之人。爲氣所使。自家拏捉自家不住。狂暴躁急。僨事害民者。皆由於此。

示信行。　見各上司後。且遲遲放告。先將衙門應行事體。再三斟酌。言必求其可踐。事必求其可行。如責

六房完前件。及差人勾攝。限期寧寬。違限者打數寧少。毫不失信。則令不褻而法自行。

謹衙門。　新官凡事。當謹之於始。能先謹衙門。有令無赦。吏書以下。無一人不懍懍。無一人不守法。又不過責鄉民。則小民傳誦。俱知防閑。體恤至意。自不爲衙門人騙害。若初至時。少假衙門人詞色。若輩便彈冠相慶。詎索鄉民。此風一傳。卽後來著意收拾。亦費許多心力。

擇各役。　買辦差遣。必擇平時老練及有身家者爲之。使徒諉之少年能事者。恐其以無行敗事也。　答應上司。須擇厚重有才者。不厚重。則上司有問。必信口胡應。無才則手足無措。皆爲不可。　衙門人見利不顧死生。一得寵則不計利害。正官待士夫有禮。待衙門極嚴。若輩稍斂。不嚴卽進一步。然亦不敢與士夫抗。若官有心裁抑士夫。又假若輩詞色。便到處騙人。其門如市。假勢橫行。四民畏之如虎。親戚亦氣焰逼人。凡有身家之念者。俱禮之爲上賓。大家宦族。俱畏之如蛇蝎。而若輩揚揚自得。目中且不知有天日。又焉知有法紀。士民切齒。人言鼎沸。不可不切戒也。

通鄉音。　一各處鄉音不同。初到未必通曉。如遇閩地。但令各寫情節。參之詞狀。又令從容言之。不能說官話。不妨當堂寫答問語。或亦不甚相遠。切不可令門子等解說。一恐其因而說謊。一恐觀者不察。以州縣之權。盡在若輩也。然我輩吩咐下人。亦須從容明白。使聽者易解。

訪事實。　凡欲喚某人。訪某事。宜先將不要緊事。喚不要緊之人進來。密吩咐之。使人聞之。以爲此不要緊者也。而如此常常做去。要緊事卻吩咐之矣。仍示以洩漏打詐。斷斷加等重究。總之以不動聲色。不容

詐騙爲妙。凡輿卒之言。道路之口。有入耳者。切勿遽行。蓋一稟卽行。則知言自何人。聞自何處。以後欲進言者。未免避怨相戒。不敢輕稟。而稟者或自伐其有進言之能。又招權索賄。皆不便也。但聽而存之於心。俟久久覆查。經月後發。則人不知其所自。

記手摺。凡有欲行欲問事。卽記之袖中手摺。俟明日查行。所謂廣記不如淡墨也。

置行笥。大拜廂一箇。每行卽置各冊在內。隨身帶行。遇迎送出門上船。有空閒時。卽可取查。有急緊文卷。宜看宜做者。亦可帶行。務要筆墨紙硯俱全。無虛暇刻。

備火食。凡出外火食擔。預備隨行。此雖瑣事。然迎送謁見事煩。有終日不得食者。宜麤備餅粥。或藥餌補中湯之類。庶不至積勞成疾。

日行規則

置底簿。上司來文號簿各一扇。詞狀號簿各一扇。各上司比較前件簿一扇。各房吏書年貌籍貫腳色冊一扇。門子民壯皁隸陰陽生各役一扇。緊要在上司比較前件簿之外。又置一上司前件底本簿。往時亦有置上司前件底本簿者。然多只寫奉行原文一兩行。次行卽橫排寫前件二字。又次行卽寫第二件奉行事。又次行卽寫前件二字。如此密排橫寫。一片模糊。雖有前件之名。難查完否之實。及至用印時。不過又呈一冊。總計某日用印共幾百幾十幾顆。謂之印單。籠統計數。亦不知印在何票何事上去也。官府雖欲精明。其道無由。是以間有行過一次。而以後再無從查覈。停閣經年幾年者。甚矣書手之傀儡官長

也。今後置前件底本簿。要一板只寫一事。多留空白。如云一件爲某事。某年月日。奉某衙門憲票或告詞。次開憲票所催之事。或狀詞所告之人。一一摘要開列明白。然後纔寫前件二字。其空白多行處。但凡票行到日。或票差催提時。卽隨標日月於此。第二次再催。亦卽在此標過日月後。第二行再標記之。雖十次亦復如是。每一事止此一板。更不另載別處。亦不必別用印單。催完詳允者。硃紅勾之。大寫一完字。未完者照此簿比較。房科差人。如此。則頭緒不紛。醒目易查。且每一事只一板。則催提次序之多寡。一總盡在上面。凡所提人犯。有係書手欲沈閣者。瞭然不能沈閣。又不能抽扯狀紙。最簡最妙法也。至若到任以前未完。係舊前件。到任以後未完。係新前件。一一承行房科。又要另立册籍。勿混爲妙。再照吏書皁快各役姓名册。往時俱係接連編寫。無空行可書前件。以故勤怠難考。作弊停閣。今宜除點卯册外。另立各役册。每人各一葉。其拘喚承行事件卽註在本人空行處。則奸頑可一查而知。差遣亦公平矣。

查房科。衙門自吏書而下。無一事不欲得錢。無一人不欲作弊者。老成者見得事體明白。禁之使不得行。便是革弊。若各項事體。通不明白。空空只言革弊。恐徒爲吏書笑耳。要緊在識房科事體。事體有極瑣者。一毫不知。便爲所賣。待其犯而治之。亦已晚矣。不若將各房事體。或刻作條約。或刻作告示。令人人知所遵守。甚便。卽此便是堂規。一革各房停閣之弊。吏書將上司前件不完。非止習懶。留此未完一次行提。便有一番打點。今後上司公文。承發房已登號簿。註定承行。每三日僉押畢。六房吏書。卽至後堂查對號簿。酌量事體難易。限定日期申繳註銷。每三日晚堂畢。喚吏書上堂。將號簿查比。過期不完者責。則事

可計日而完也。若在赦前。便不時申繳。一事完卽查號簿。在原號上貼一浮簽。註申繳二字。同僉押用印公文投入。以便註銷。違誤一日打若干。　一革各房盜用印信之弊。盜印之法不同。有乘混盜用去者。有乘混盜用。官府忽覺。卽藏在各處者。有假稱結狀未塡。以白紙用印。而後改寫所欲行事者。有故將不要緊文書用印。其用印處。挖作一孔。而印卻在下層者。有一層應印文書。套一層白紙。應印處以水氣潤透。將醲釅印色印過。並下層俱印者。若知僉押良法。則此弊易革矣。　一革各房抽扯詞狀。挪移起數。沈匿牌票之弊。凡收詞狀。卽時數過。登記號簿。一有遺失。便責經管者。應問詞狀。投文後卽註定起數。用片紙寫在牌上。號簿一淸。凡有未完。俱責原差人役。則作弊者自少。　一革吏書嘗試之弊。吏書嘗官。其術極巧。彼見上官懍懍。便不敢犯。漸漸熟些。便將黠猾能事者先以一二不緊要事來稟。略有間可入。便漸漸以有理事來稟。又漸漸以無理事來稟。假一二得志。彼之計行矣。欲革此弊。凡吏書只許傳事。其間行止官自裁決。　一革各房指稱誆騙之弊。凡各房吏書。或指稱囑託。或指稱過送。誆騙鄉人。非平時得上官親信。彼自不敢。鄉人亦不之聽。誠平時待吏書衙役極嚴。堂上無一人稟事。差遣跟隨。意不偏在一人。有犯責治。小民聞知此風。斷不肯墮彼之求也。　一革各房朦朧誤事之弊。各處鄉音不同。或有緊要事。吩咐吏書。須令回答。一一如我言。然後遣去。每每吏書聽見上官吩咐。應答如響。及復問之。則懵然不知。草草遣去。或遲悞公事。失悞接送。關係亦不小也。　一革各房武斷鄉曲之弊。吏書若以公事被鄉人毆辱。則重責鄉人。如以私事爭。俱平等問理。有假衙門之勢以淩人者。責無赦。然刁悍地方。亦不可太有成心。

以傷衙門之體。一革各房冒破紙張之弊。紙張在南方不難。北方額派。銀兩既少。紙價又貴。一年用紙又多。決不可聽書手冒破。須令各房各置一簿。每上司公文一件。每招詳一起。用紙若干。俱係承行吏照數發之。每十日官府一驗支發數目。硃書一支字。若有錯落改換。係書手賠補。柬帖副啟註册。悉皆如是。不許亂費暴殄。

謹僉押。凡次日應申文書。應行牌票。與夫一切應僉應押應標判用印者。俱要頭一日申時。候晚堂事畢傳進。蓋吏書作弊。有不宜行而行者。多乘官府不查。又詭稟官府。舊規蚤堂僉押。事平出堂。相沿遂爲常規。不知蚤晨出堂。能有幾時。可以詳細查問。臨時人衆事冗。逐一細問。殊非事體。各房科用印後。每將各項文票。大家翻拆。或搦手中。或入封筒。奔走擠擁。更不便於觀瞻。若新官顧惜體面。怯口羞問。止聽書手點標。其中弊病多矣。若新官瑣碎。能一一問之。爲時已久。伺候者多。又嗔新官出堂太晏。無不竊笑才短。此無他。只未先期料理僉押故也。今後先期所送僉押。每房各用護書別之。每一票於日下寫承行書手姓名。每一文票用一小帖。將應行之故。寫貼在本文本票上。新官在衙中。將原故看過。即出坐後堂。傳各承行吏書立案前。應小僉者即小僉。應大小押者大小押。應標者標。應印者用印。其理有可疑者。照承行姓名摘問。凡理不應行有弊者。即量責無赦。講得是者。隨標隨印。然後各入封筒護書。如次。則次日絕蚤。再一檢點。即可坐大堂。文書既無隱弊。官府又朝氣清明。而伺候拜謁者。又服其敏速。此新官第一宜知者。按僉押用印。其弊不止一端。在新任時。尤宜謹愼。或有吏書侵用銀兩。假作前官支用。補卷補領

者。有事情難處。前官不敢主張。因得錢乘機申繳者。有以不緊要事體。妄出牌票打網者。有以契書或各項執照文書。盜用印信者。有關係滯礙。文書通不送稿稟改。徑自寫完。乘事穴插入用印者。有該申請上司裁奪。係應照詳文書。卻改作照驗混繳者。有書手因用印忙迫。丟下上司官銜不寫。或字句錯落未正。或洗補字紙未乾。留下空塊未塡者。或有將撫院文書。放在按院筒內。各衙門文書。放在撫院筒內者。或申文上司。未黏原行牌票。及硃語與號簿不同者。甚至吏書愚弄官府。將自理紙牘册票。入上司封筒者。諸如此類。非弊卽錯也。新官但遇此類。卽查問責治。又須要先設長條棹二張。令承行者仔細查對。務令纖毫不錯。方許入筒封口。　逐日六房。照依隔日所開公文件數。挨次僉押。先儘上司申呈。次及本衙門牌票。一有發行。卽時立案。毋得後時攙補。虛擡月日。非惟悞事。且以長奸。其僉押時。須將原來文移查對。應否施行。及應僉押者。仍令高唱僉押。明說此起文書爲某事。該如何區處。略節情由。幷指出緊關詞語。以便簡閱。一應來文。須親手開拆。先看封筒上開件數。及封內文移年月硃語。應留看者留看。應發房者發房。遇有機密重情。卽袖進衙。待計定而後發行。愼毋輕泄。以致敗事。其發行文書。當令吏人對面點封。以防夾帶洗改情弊。嘗聞奸吏有將本不差字樣。故爲洗改。眩惑上人。如來文原是甲字。改作乙字。乃又改乙爲甲。雖明辨者。卻於甲字生疑。而不知來文是甲。固已中其奸矣。如緊關文書。不宜入遞。或密差人。或親齎投遞。以防停閣開拆之患。不可不察。

理堂事。　每日絕蚤出後堂。卽小開門。上宿者放出。衙門人放進。僉押畢卽升大堂。回風畢卽放領文牌。

發鋪遞公文。將標準印票。令原告原差唱名給領訖。放投文牌。先收各處公文。然後呼昨夜巡風不到及犯夜者。當時責發。隨喚上司批行投到訴狀人犯。應保者當堂即時發保註簿。又喚差人原告。改限改差。及拏到人犯發落。又喚上批自理聽審訴告人犯。俱伺候側邊。且勿跪。此日如遇客少。除聽審者發出聽審外。餘訴告之人。不妨逐名細審。一人持狀跪下。直堂吏接上。聽審完。或準或否。又令一人跪下。執狀聽審。後倣此。如係多紳衙地。又遇事冗客多。即總收記數入匣。暫發諸人出去。分咐聽審者候午堂審投告。應準者候次日領票。分咐訖。即至賓館。賓館之客。不論寒暑。切須耐煩。勿生厭棄。客會完訖。然後上堂。上堂要極嚴肅。一切吏書應稟事宜。須在後堂內預先稟明。一坐大堂。雖係公事。亦不許吏書稟事。須是無一人亂上堂。無一人亂進門。無一人亂穿道。班役鵠立。以俟人犯魚貫而行。方於體統觀瞻。肅然難犯。若有閑人闖進。則門者縱之入也。重責門役。其弊自革。　按閒人混進。多係門者縱之。官府不知。竅係待其擁集。始拏閒人。光棍必藏房裏。扯出必屬無干。此等公堂。有同兒戲。非官府明白。間或親搜房科。其弊不止。在衙內時。偶出一搜尤妙。　凡在內班者。每人給一小牌。牌上寫內班用花押。出班繳入。上班者領去。無此牌者。非呼喚不入二門。違者照閒人並責。　投文後。便預定先後次序。將聽審人犯掛審。日雖短。力雖勞。亦必將投到者即速審完。毋使在城耽閣使費。且圖鑽刺。蓋事有頭緒。聽斷自有餘閒。況自理詞狀。若不苛求問罪。可一刻而發十數起。事畢。標封回衙。倣大招審語。又看明日僉押用印。此一日之規則也。

居官立政

服官。持身欲清。事體欲練。處世欲平。必平時躬率妻孥。崇尚儉朴。則資於官者少。凡事關吏治民生。一留心。則得之聞見者素。又隨事反觀。變化氣質。然後能清能練能平。

守謙。傲爲凶德。人不可有。今人有自恃才能而慢上官。自矜清廉而傲同列。自恃甲科而輕士夫。有一於此。皆足以喪名敗德。故居官者。必虛以受人。示其能聽。卑以下人。示其能容。履滿盈則思抑損。聞譽言則思謙降。無驕心。無傲色。無矜辭。民安而視之若傷。政成而視之若龐。頌作而視之若謗。終日兢兢。不萌怠荒。庶可以從政矣。

果斷。需者。事之賊也。故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啟猶豫之門。況居官守。百責所萃。自非果決。惡能有成。非惟墮悞事機。抑且致生奸巧。或聽吏書之曲稟。或入門隸之冷言。往茀拘攣。竟成闒茸。上官惡其廢事。小民病其牽延。妨政損名。率由於此。故事在詳審。斷在必行。其有擬議未決者。不宜先露其端。以爲吏卒要索之地可也。

崇默。言者。吉凶榮辱之樞機也。爲官常默最妙。使下人不能窺測。是非曲直。止以數言剖之。故萬言萬中。不如一默。方喜方怒。尤宜訒言。蓋輕諾招尤。漏言僨事。一詞輕發。駟馬難追。故寡言者。存心養氣修德蓄威之助也。三緘之喻。君子愼之。

立信。信者。居官立事之本。與民信則不疑而事可集矣。期會必如其約。無因穴暫違。告諭必如其言。無因事暫改。行之始必要之終。責諸人必先責己。待士夫尤宜以信處之。雖以事相託。勢不可行。必巽言開

譬明示其所以不可行之由。毋面諾而背違。毋陰非而陽是。處同僚亦然。有言必踐。久久自然孚洽。苟一時欺誑。則終身見疑矣。

遠嫌　嫌疑之事。易生讒謗。當防於未然。雜流之人不可交。嫌疑之地不可往。非禮之餽不可受。內言不可出。外言不可入。富戶俳優不宜私見。門隸下人不宜私語。蓋一涉嫌疑。則奸詭者得以指名詎索。仇嫉者得以造言嫁禍矣。愼之。

謹始　事必謀始。蒞事之初。士民觀聽所係。廉汚賢否所基。作事務須詳審。未可輕立新法。恐不宜人情。後難更改。持身務須點檢淸白。切不可輕與人交。恐一有濡染。動遭鉗制。不但賄賂可以汚人而已。如好技藝。則星算醫卜者投之。如好奇玩。則古書奇畫者入之。如好花卉。則或以奇花異草中之。嗜好一偏。便投機穽。雖詩文之交。亦有移情敗事者。不可不謹。至於到任之始。有送吏書門皁者。尤宜謝絕。

居敬　昔賢云。持己得一敬字。敬者。修身立政之本也。衣冠必正。言動必端。凡一毫謔浪之語。絕口不談。一毫輕褻之事。絕戒不爲。非禮嫌疑之地。絕足不至。雖對門吏。亦如嚴賓。則心志自定。瞻望自尊。可以遠慢辱。可以杜謗議。所謂不怒而民威矣。

克偏　偏最害事。人之材質不同。而溺於意向所便。已不自覺。人亦將以偏處乘之。投吾所喜。激吾所怒。敗官敗事。恆必由之。如弛緩必克之以敏。多言須克之以默。浮躁須克之以莊。煩苛須克之以大體。隨吾氣質所偏。意向所溺。卽爲病痛。有覺便當力治。亦古人弦韋之義也。

懲忿。七情所偏。惟怒爲甚。怒如救焚。制之在忍。苟不能忍。非徒害人忤物。抑且僨事傷生。故居官者。逞怒於刑。則酷而冤。發怒於事。則舛而亂。遷怒於人。則怨而叛矣。務須涵養其氣質。廣大其心胸。非禮之觸。必思明哲所容。無故之加。必慮禍機所伏。先事常思情恕理遣。怒已則如風恬浪靜。非惟善政。亦可養生。

戒獨任。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此常理也。吏書巧猾。先意窺伺。苟樂其便於使令。少加辭色。則爲下民耳目所繫。狐假鼠偷。奸欺萬狀矣。故必六房吏典。直日輪流。門隸細人。隨便差遣。小事呼喚。不必專名。公務往來。動宜稽察。當堂問斷。勿許假公咨稟。私衙封閉。勿令無故擅入。到家迎接者。尤宜遠嫌。出路跟隨者。務嚴約束。如此。則止聽不偏。而愚民無惑矣。

去先意。凡居官雖欲興利除害。與民造福。俱要渾厚深沈。隨機順應。無爲眩露。使人窺測。如知我欲抑豪強。則牽涉士豪名色。知我欲清賦額。則巧誣詭寄田糧。變換情詞。投吾意向。啟釁實多矣。如欲作一事。申呈上官。先府後司。不可攙越。其呈稟之詞。亦宜謙慎詳確。功歸於上。使其孚信不猜。則事行無阻矣。雖旁縣同僚。亦不可眩暴已長。致生嫌妒。事成之後。視爲分所當然。韜晦不矜可也。

四事箴

律己以廉。眞德秀云。（宋時人。字景先。號西山。）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汚。便爲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故以此爲四字之首。王邁云。（字君實。號臞軒。）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一毫之點汚。爲終身之玷缺。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爲榮。千載之後

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

撫民以仁。　爲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古者於民飢溺。猶己飢溺。心誠求之。若保赤子。於戲。入室笑語。飲醲嚙肥。出則敲扑。曾痛癢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於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誰甘小人。而不爲君子。

存心以公。　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　厚姻婭。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於秉鈞。開誠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蝕之。大道康莊。偏見窒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生闇。

涖事以勤。　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游宴。則謂之風流閒雅。此政之所以疵。民之所以受害也。　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縷絲與顆粟。皆民力乎爾供。居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炎汗浹背。日不辭難。警枕計功。夜不遑安。誰爲我師。一范一韓。

十害箴

斷獄不公。　眞德秀云。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小有私曲。　劉宣云。（字伯宣。官中丞。）刑獄之事。曖昧未明。情態千變。苟不以至公無私之心。詳察其間。差之毫釐。人命死生繫焉。公心議獄。向有不周。如或畏權勢而變亂是非。徇親故而交通賄賂。好惡喜怒。私意一萌。斷無平允。明有官刑。陰遭譴責。可不愼歟。

聽訟不審。訟有實有虛。聽之不審。則實者反虛。虛者反實矣。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江南珥筆之俗。最爲不法。有一等豪滑稅戶。罷吏鄉老。把柄官府。鄉曲少有忤己者。使人飾詞陳訴。及兩訟在庭。辨口利舌。其被誣者。往往愚懦。訥不能言。或引人強證。是非顚倒。不可不詳。切須受狀之時。再三引審。先責誣告反坐之狀。然後施行。其間或有懦善之民。含冤赴訴。畏怕官司。不能盡情者。宜溫言詢問。庶得眞情。若事不干己而訴者。屏絕不受。如此自然訟簡。

淹禁囚繫。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歲。可久淹乎。　諺云。畫地爲牢。誓不可入。牢中苦楚。與鬼爲鄰。且囚初到官。晝時公廳研問所犯大情。驗輕重收繫。干連無事者責保。隨衙供定招款。引審無差。輕者量情處斷。重者結案待報。無得專委吏曹推鞫。變亂是非。蔓引平民。爲巧取之地。又囚人在禁。寒暑切身。飲食不時。人氣充牣。多生疾疫。醫藥飯食。常加省視。死於非命。咎將誰歸。公吏承人。不稟官長。擅監繫者。尤當禁絕。仍加懲戒。

慘酷用刑。　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卽己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爲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　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刑者。國之典憲。安容自己酷虐。殘人肢體。損人肌膚。以爲能吏。若縱吏推勘。法外綳弔。大棒拷訊。如此違犯。明有常刑。

泛濫追呼。　一夫被追。舉家遑擾。有持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其可濫乎。

訟者元競本一二人。初又詞類攀競人兄弟父子親鄰。動輒數十。甚至與夫相毆而攀其妻。與父相爭而引其女。意在牽聯。淩辱婦女。若官不詳究。點緊關人三二名。而追問一付吏手。視爲奇貨。必據狀悉追。無一人得免。走卒之執判在手。引帶惡少。嚇取無已。未至官府。其家已破。故必量事之緩急。如殺人劫盜。必須差人掩捕。餘如婚田鬬毆錢穀交關之訟。止令告人自齎判狀信牌。責付鄉都保正勾解。庶免民害。

招引告訐。　告訐乃敗俗亂化之源。一有所犯。自當痛懲。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　珥筆健訟之徒。官司當取具籍姓名。如遇訴訟到官。少有無理。比之常人。痛加懲治。若有卑幼訴尊長。奴婢告主人。自非謀反大逆之事。不得受理。宜加懲戒。此厚風俗之一端也。

賦役不均。　科罰取財。今無此事。代以賦役不均。　甚矣。賦役不均之弊。深爲害民之事。竊謂租稅科敷。姦狡稅家。將己產稅苗。折作詭名挾戶。豈止十百。如遇科役。倒在小戶。潛匿苟免。又豪戶買田。不行過割。只令業主代輸苗稅。交結縣道知而不問。靠損淳良。役謂差設鄉都保正等役。縣道多憑猾吏鄉司。接受貨賄。放富差貧。定一賣百。弊倖無窮。充役者以被縣吏生事追呼。愚善之人。畏避不敢出官。陰納貨財。百色追求。數月破產。爲人上者。奈何不矜。

重疊催科。　稅出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乎。有稅而不輸。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責之輸。是誰之罪乎。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給。或鈔雖給而籍不銷。再追至官。呈鈔乃免。不勝其擾矣。甚至有鈔不理。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鬻妻賣子。往往由之。切宜深戒。　呂舍人云。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

率之際。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害。眞格言也。合將本縣稅戶等第置簿。開寫某鄉都保花名。租稅數目。於縣廳置匱收藏。另置各鄉都銷簿。將納戶官鈔。每日硃銷。縣官點檢不銷簿書。不給戶鈔。重併追催者。徵戒吏人坐廳追問。欠多頑戶。對衆科決。餘戶自畏。依限可辦。何必官吏引帶人衆下鄉。恣其需索。比之官租。費用數倍。此今日之通病。一犯到官。決無輕恕。

吏輩下鄉。　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也。弓手士軍。尤當禁戢。　今之爲民害者。莫甚於遣人下鄉。比來官員多帶人從。既無本業。又無請給。縱令於案分根。趁催科勾攝文帖路家者下縣追鎖。吏人鄉都執事縣家者下鄉追擾。稅戶引帖到手。重若天符。勢如狼虎。所過雞犬一空。酒食無算。動輒鎖索打逼錢物。乞取不滿。枝蔓鄉鄰。往往破產。犯者痛治。奈何不悛。府縣官僚。苟有愛民革弊之人。用心究治。庶得肅清。

低價買物。　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凡官司敷買。視市直每減十之二三。或不卽還。甚至白著。民戶何以堪此。　上司行移收買軍需諸物。須要照依時直。無致損民。今府州司縣官吏。不體所行。不問有無。一概科買。甚者減損價直。又不畫時給價。動輒經年。及入主典之手。恣意破除。虛作領狀。雖爲和買。過於白奪。敗獲者豈勝追斷。又有官吏差人於鄉都收買布疋木緜苎蔴之類。妄作威福。損價害民。及傳言於大家稅戶。收糴米穀。名爲給價。實作饋送。取之姦巧。民畏氣勢。不敢告言。此等之事。速宜改革。一朝敗露。何異受贓。

戒石銘

五代時。蜀主孟昶頒令箴於諸邑。其文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禮。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所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宋太宗刪煩取簡。摘其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一十六字。頒行天下。至高宗紹興間。復以黃庭堅所書。命州縣長吏。刻銘座右。至今官府存焉。至元癸巳。浙西廉司移治錢塘。司官大使容齋徐參政改書其銘曰。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

事上接下

待上司。一見上司。須將各批來詞狀等項。一一理會過。或上司問及。便隨事問答。其事體有難處者。便委曲商量。若一概事體。都不經心。問事如夢。使平恕上司。或不過計。然亦已念非老成。若遇操切者。賢否從此定矣。一上司待坐時。雖極謙抑假之詞色。切不可因而豪放。卽抵掌論事。傾懷論人。上司雖不言。已竊異其爲輕躁矣。又應對時。凡事體有不知。不可強辯。有差誤不可遮飾。上人自能見諒。若鑿空湊合。取便一時。久久爲人識破。不值一文。戒之。一上司吩咐事體。如聽不明。不妨再問。不可草草答應。待出後問人。恐人以事不干己。忽之。將復問乎。抑置其事不行乎。關係不小。愼之。一上司卽係親友。切不可狎恩恃愛。大堂衆目所在。固當收斂。卽在私衙。亦忌放恣。蓋末世人情。一自崇高。便欲以禮法繩人。多有

生平莫逆。仕路芥蒂。搆成大釁者。職此故也。　一上司係同年親識。在衆中切不可掛之齒牙。人有託爲先容者。亦從容謝去。切不可鹵莽應承。寧可極力爲彼游揚。不使知也。若揚揚自任。凡託則應之如響。不惟不能一一皆效。後來有爲上司不喜者。必以爲我實謗之。　一上司雖有甚不協人心處。我輩若可進言。不妨委曲開導。切不可對人便數其短。此不惟上司知之。於我有損。恐衆人欲結上司之歡。且以吾言爲奇貨。此當第一戒也。　一上司既與我親識。凡事要避嫌疑。非同衆人不私見。卽有請不可頻赴。若終日聚談。衆人畏我如虎。凡可中我處。無所不至矣。

待同寅。　一人心不同。調停亦不易。有事體極練。又開心見誠。此上品也。處之甚易。又有才華極美。而凡事深邃。實無他腸。亦上品也。處之又易。又有才高而喜執己見者。處之稍不易。又有才高而傲者。有無才而喜自用。且好傷害人物。處之俱不易。總之以赤心相與。忠信可行於蠻貊也。若小人惡人。雖不可待之無術。要之含忍委曲盡之矣。　一附郭卽是同年至親。我輩以公事去。亦不可太以宴飲累主人。致廢時失事。恐主人不好客。或好客而偶有心事。我輩酣飲終日。彼且如坐鍼氈。且由此生嫌。費財猶其小者。

按在外州縣。以附郭者爲耳目喉舌。若結交不深。則上下之情。終隔而不通。須凡事虛心。久久自然契合。卽附郭者未必爲人所信任。亦不可草草忽略。邇來上司。各官言人之長。未必見信。一或言人之短。便深信不疑。我輩亦何故爲同寮所短。上人所疑乎。　一處同寮。彼此相敬。自愈久愈深。嘗見對客如處子。見者自然收斂。若疎狂自放。每每以言語相調。此示人可侮之色也。且啓釁始禍。語云。禮者。人之藩籬。藩籬

撤而盜賊乘之。至言也。　一仕途眞畏途。材品聲名等者相忌。不及者亦相忌。智巧者能是非人。愚拙者亦能是非人。既相忌便自有是非。既有是非便自可畏。我輩善用其材。又善處滿。雖不能保人之不忌。甘心於我者或少矣。　一士夫識見要大。一善片長。不足以當太倉一粟。若沾沾自喜。旁若無人。便是斗筲之器。每見前輩胸中了了。容貌若愚。惟後生新進。每每向人數盡生平所長。大爲有識所笑。高明宜三復斯言。　一人各有好。如飲酒然。甘苦惟其所嗜。必欲以人之甘。從我之苦。以人之苦。從我之甘。卽父母不能得之子。況同儕乎。久於涉世者。嘗以我從人。必不拂人以從我。不然。一步不可行也。

待前官。　一前官行事。卽有一二不當人心處。我輩當隱惡揚善。縱或狼狽。切不可自我發之。　一前官老成練達。任事多年。民情土俗。經歷已久。處置悉當。我輩能守規矩。便可不勞而治。如有一二事。士夫衙門以爲未當。我輩且未可輕改。須是再三審處。果是不當。不妨改弦易轍。如便於小民。不便於士夫衙門。前官已甘心任怨。我輩忍借此爲名乎。

待佐貳。　我輩既欲盡革濫觴。須大家以名節自礪。凡佐貳餽遺。不但幣帛。卽一菜不可受。若因其意之誠。求之懇也。量收數種。豈惟此後不遂所欲。退後有言。責人以清。而居己於清濁之間。似亦不恕。況若輩官卑俸薄。此此甚難。不惟授受。卽酒席亦不可輕赴。每遇佳節。寧自辦一尊邀飲可也。　佐貳或有意外。如死葬等事。當盡心處置。不可付之不知。蓋我輩平時之嚴爲公也。今日之厚。恤私也。若比之秦越。非所以令衆庶見也。

待學博。　學博有孝廉。有歲薦。雖屬州縣提調。實則賓客。待之自有一定之禮。如其人志行不苟。又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此上品也。卽禮文有不及處、可以情恕。蓋有志之士。俛首一氈。其中抑鬱無聊之狀。未可言語形容。我輩可復責之苛禮乎。

待士夫。　一士夫自有定禮。傲慢不可。亦不可過於卑遜。足恭不可。亦不可過於直遂。大都委曲謙恭。嚬笑俱不苟者。謂之內不失己。外不失人。　一士夫有據要津者。若有心傲慢。以博名高。不但賈禍。抑亦非禮。然奔走門牆。聽其指使。或殺人媚人。徇情納賄。丈夫能無愧乎。況時事轉盼不常。尤宜切忌。　一士夫雖有大小。我輩精神。要一一貫洽。若一坐中。惟擇顯奕者奉承之。略不及於衆人。大無顏色。議論嫌隙。或從此始。愼之。　一有司之在地方。全在節制士夫。使小民有所恃而無恐。若唯唯諾諾。惟士夫是聽。赤子其魚肉矣。然所以節制之者。只在無偏無黨。端毅廉平。使一念至誠。爲士夫所信服。至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此爲最上。其次則隨事斟酌。久久自然相諒。切不可先橫一不畏強禦之心。一有此心。便以裁抑士夫爲公道。事事必不得其平。非所以服薦紳之心也。　一士夫橫行不顧。魚肉小民。官司略以三尺繩之。便誹謗訐害。理不可諭。法不可行。此最難處。然亦吾儕之疢疾也。吾儕自守一不正。處事一不當。便示人以短。安得不制於人乎。若有趙清獻之清操。包孝肅之嚴毅。彼雖巧言如簧。讒言如毒。將安用之。又須處之有道。凡彼與人角是非曲直。一秉至公。久之自然畏服。若因其素行之不端。欲借一事以示法。更不察其是非。彼且有詞於我。待小人者。不可不知。　一士夫或被人牽告。止許家人代理。票中不得開

士夫姓名。若係上司詞狀。開而不點。倘令士夫褻衣小帽。出入衙門。豈獨同鄉士夫。有狐兎之恨。即我輩亦當設身處地也。蓋士夫即有罪大惡極。問明後自有三尺在。又必於其中常存不得已之心。委曲處置。此仁人君子之心。忠厚長者之道也。

山人星相。　山人星相之類。最善持人長短。稍不如意。即含沙射人。士夫中有極不喜此輩者。或同年親友書至者。一概屏去。非情也。寧與之數金辭之去。但不轉薦。此輩自不來矣。

上司差人。　上司各役有索賞者。勿以爲異。多寡在人。斟酌與之。若各役求多。可以理遣。一毫動念。便不雅觀。　附郭縣處上司衙門人最難。蓋衙門人多是本縣子民。然此幺麽者。憑依城社。略不以縣令爲意。即木石亦不能堪。但要處之有法。周鶴陽令海寧。有本道兩人頗無理。後因上司之交代也。責其人更易之。因密以語本道。此一法也。　上司差人但持片紙至。便當堂悻悻鎖拏吏書。甚非所以令衆庶見也。若以書生意氣行之。即得而食之不厭。但投鼠忌器。姑以理遣去不妨。萬一出言不遜。隱忍不較。所損多矣。怒而撻之。或有不測之禍。不可不思。　上司公差倨傲有司。求索財貨。此十人而十者。有司懼其譖毀。含忍奉承。似損正直之氣。以後但有如此者。不必加責。即申原差衙門。聽其分處。果上官偏聽生嫌。是自處於不肖。爲左右所驅使也。於有司何損。　上司及各州縣。或有差役提人關人。便將差人安置。另差人拘喚。勿令原差下鄉打擾。又有假牌白捕嚇詐平民者。爲害不小。須預先出示曉諭。如有不將印文先通本州縣。徑自下鄉騷擾百姓者。即係白捕詐冒。許地方人等扭送到官。以憑申請。　上司批發前件。不著人

催。則州縣褒如充耳。若差役往催。彼不但害遍票內人家。且做訪官評。積年狀貌。每一差未有不以數十金或百金歸者。州縣視如虎狼。怨聲從此載道。不可不戒也。催之之法。不若卽用各州縣本處循環快手二名。此去彼來。又一月一換。如急緊前件不至。卽用此聽差快手催之。如此則以州縣催州縣。旣無嚇詐之患。而每月一換。本役又不得作慣熟通家。法之善者也。

清均地土

明臣呂坤曰。州縣之弊。莫甚於差糧。而差糧之奸。皆生於地土。故地土不清。則奸豪遂欺詭之謀。良弱受包賠之累。有司之政。莫急於清均。亦莫難於清均。今撮其大略於左。

一均丈之法。亦多端矣。舊以沿坵履畝爲詳。余以爲惟沿坵履畝爲拙。卽使掌印官步步追隨。尺尺量度。左手操筆。右手執算。不能清一區。姑以平原之地言之。繩繩之緊鬆。區角之斜正。地勢之高卑。宅園之阻礙。持尺者之前卻。操筆者之增減。執算者之含糊。報數者之多寡。分區者之出沒。平原之地。已自難精。況夫山嶺之崎嶇。段落之細碎。形體之參差。而以一令耳目。鬬百種之奸頑。未有不窮者。故事有愈密而愈疎者。此類是已。

一法莫良於自報。自家之地。惟自家知之爲眞。所難者使之實報耳。故惟至公至明之官知均丈。亦惟至嚴至信之官能均丈。令先裁二寸寬八寸長緜紙條萬餘。印就○里○甲趙甲共地○十○頃○十○畝○分。此帖只令里長十排。領去分散有地戶人。責令親手自塡。不識字者。令至親代塡。莫令疎人讎人故

意增減。如平日欺隱詭寄。不妨改正。類入本身之下。一寫不實。萬悔難改。又帖告示。挨里順甲。某日某里某里投地數。某日某里某里投地數。務如科場收卷規矩。令十吏監收。大率一日收帖。不過十里。仍令本都挨里順甲每一里一線。捻在一處。完日又帖一告示云。各里老人里長排年書手。於某日前赴某處聽審。至期。掌印官吩咐云。本里花戶地土。本里里長老人排年書手。人人盡知。我今未行均丈。先要覈實。每里四人。共棹一張。筆硯一付。將一里地帖。盡付與你。要你四人。商量細看。且如趙甲地數果實。每人書一是字。你一筆寫定。如果丈量不同。你與犯人同罪。如地畝不實。即於帖上旁書云。共少報地若干。日後查明。與你無累。且有重賞。查訖。喚各里算手。某里共地若干。又算概縣共地若干。果否合總。或多若干。或少若干。算完。仍將概縣所報地帖。鈔謄一冊。

一下自首之令。凡欺隱田糧者。詭寄地畝者。一人兩名者。買地而不過割者。買地糧多而過割糧少者。俱準首正，以後照數納糧。舊罪免問。舊糧免追。

一報地既完。大都可知。又刻備細單一張。爲方格眼。方各二寸。上書某里趙甲上地若干段。中地若干段。下地若干段。共若干頃畝。某地方上地一段。幾十幾畝幾分。東鄰某。西鄰某。南鄰某。北鄰某。格俱照此塡。其單印賣。聽其自買。一出告示云。某日本縣先查第一里地土。親自丈量。但少報三分以上者。重打八十。枷號一箇月。全段入官。四鄰有能訐舉得實者。即以訐舉之地充賞。給與印照。永遠爲業。一第一里備細單塡完。投遞在官。掌印官於地里相近者。任點幾段。仍出一牌云。某日本縣親查趙甲某一段。錢乙某一

段。先寫牌橛四至。呼喚四鄰伺候。至日。縣官帶批繟二人。書手二人。算手二人。親到本段。逐一細量。仍令地主步步親自看詳。有無虧誣。但懷懼心者。賄左右而前移。懷讎心者。恨地主而後卻。丈量之時。掌印官步步跟隨。端端凝視。但有弊態。卽加重刑。既用重法。須存愼念。不則有含寃抱屈之民。須用仁術。不則有事勢難盡之法。

一尺式不可不預示官民。尺不可不畫一。必如此而後丈量始眞。

一舉大事與動大衆。事體相同。夾不得一毫私心。容不得一毫假借。富者以財行。人不肯發。貴者以勢行。人不敢發。衙門人以術行，自不能發。百姓只是製丈。此三家者。必須徧丈。但有多餘地畝。與初報再報不同者。一例重處。地土入官。應參奏者。卽行參奏。

一製丈之法。先第一里以示嚴。須多丈幾處以示密。既嚴且密。足以令衆。又丈大段欺隱之罰以示悔。如是而民不犯乎。未可必也。民情以爲銳於始者怠於終。第二三里定是苟且。又當製查幾段。遠地末里。更是苟且。定要多製嚴查。大端製查百段。而奸欺者必少矣。

一小心之民。恐懼重法。每段多報三五分。以防製查不足之數。如果丈出。仍坐原數。虛報多餘。卽與除減。一丈量地土。比原額有餘者。將下地糧差。攤於額外之地。不得概縣通減額糧。

一貧民坎荒山。斸古嶺，雖有三五畝新開之地。然石根土薄。旱則先枯。澇則雨衝。一時雖有青苗。久後仍成廢棄。只可每年每畝納租一升。充鰥寡孤獨之用。原非正額。決不可攤派糧差。萬一人逃地變。糧累里

長包賠。

安徽巡撫張朝珍疏曰。清丈田土一案。有司紛紛呈請。皆云。因地土錯雜。坵壟煩多。必欲逐畝丈量。數年不能完結。夫印官親履踏丈。須用弓正弓副。量畫書算。跟隨丈量。相爲終始者也。如到一里。必里長隨之。到一畾。畾首亦隨之。又須清察坵段四至。而餘戶亦隨之。且一畾之中。而民田軍田牙錯其間。縣官只丈民田。衛官只丈軍田。縣官方去。衛官又來。一日之中。所丈幾何。若夫青苗在地。弗能丈也。縣官事忙。弗能丈也。一月之日。所丈幾何。故數年不能丈完之說。誠然也。然一日不完。則前項里民。伺候一日。嗟彼小民。各有其業。語云。費了工夫便是錢。況乎印官在鄉。經承皁役。輿差人夫。自不能免。供應酒飯。勢必出之里長。衙役故智。能保無乘機需索之弊乎。且攢造魚鱗冊籍。逐畝繪圖。按戶編篇。每冊大縣不止數萬紙張。書寫工費。動經千餘金。止造送部冊一本。藩司存查冊一本。以臣合屬計之。約費數萬金。奸胥猾吏。又能保其無用一科二之弊乎。

改復過割

呂坤曰。大誥有云。凡買地賣地。務要過割。不許寄莊。又云。移坵換段者。全家化外。過割寄莊。移坵換段。此八字者。講求分明。而後知祖宗過割之法。曰過割者。謂北里趙甲買南里錢乙之地。錢乙割地。過於趙甲名下。非謂割錢乙之南里。過於趙甲之北里也。曰不許寄莊者。錢乙之地。錢乙爲莊。仍在錢乙名下納糧。謂之寄莊。言仍寄錢乙以爲莊。而避地多家富之門戶也。曰移坵換段。則今日之過割是已。蓋大區爲坵。

小塊爲段。謂錢乙之坵段。本在南里。今從趙甲走入北里。謂之移坵。錢乙有地一段。不便耕種。與趙甲相換。本自不妨。今將錢乙之南段。換入北里。趙甲之北段。換入南里。總之亂版圖。失原額。開影射之端。成飛跳之弊。歲去年來。糧虧地少。不可究詰。聖王惡之。故重其罪。然則海內皆以移坵換段爲過割。不亦迷謬之甚乎。自以移坵換段爲過割。而其弊始不可勝道矣。地緣里定。多寡不勝絕懸。今則有東里一百頃。西里五百頃矣。有一甲三百頃。二甲三十頃矣。里甲偏累。弊一。版者。一片之名。圖者。方正之意。今不以人隨地。乃引地就人。鳥隨樹棲。曾見樹隨鳥走乎。變亂版圖。弊二。地不分明。當求之地中。今乃求地於紙上。何以清白。弊三。一里之地。滿縣分飛。滿縣之田。皆無定處。謂概縣只一里可也。是以一里催科。四境尋人。多里老之奔馳。成輸納之逋負。弊四。今日均丈方清。明日過割又亂。十年册籍。半不相同。沿舊稽新。漫無可考。弊五。糧隨地定。有成規矣。賣主利於多價。應帶糧十石者。止帶五石。契既可據。誰復生疑。地不失額。而糧已失額。弊六。過割之日。賣主中人。不同到官。任從買主。通同書手。或有開無收。或多開少收。糧既失額。而地亦失額。弊七。西里孫丙。有地一頃。賣與北里李丁二十畝。賣與東里周戊三十畝。賣與南里吳己二十五畝。此三人者。又轉賣與東里三家。此三家者。俱賣與西里一人。數年之間。地分幾里。賣經幾人矣。及查孫丙失額之地。須從三人推算三家。以及一人。瑣碎曲折。如理亂絲。令人目炫心煩。竟不清白。弊八。均丈區册。收之架閣。非告狀稟官。用財求吏。誰與揭查。稽遲刁揹。愚民受殃。弊九。書手得財。洗改册籍。有司厭繁。往往虧問。弊十。本身之地。鬼分數名。催頭執名尋覓。終日對面相逢。竟不知此名爲何人。此人在何

處。是以差糧不是拖欠。卽與包賠。弊十一。本民地也。子粒輕則詭爲子粒。屯糧輕則詭爲屯糧。實與子粒屯糧之家。通同影射。全無糧差。弊十二。將上作中。將中作下。問其段落。則指一中下者相欺。竟不知此段是否原段。弊十三。書手受賄。隱漏錢糧。加合增升。概縣撒派。小民以升合之故。誰去告官。及至被發覺之時。但云誤筆。弊十四。有司詞訟。十狀五差糧。官多拘問之煩。民多牽連之累。弊十五。夫復國初之田里。遵時制之過割。革詭隱之巨奸。寬善良之賠累。清郡邑之繁訟。便里老之催科。省永遠之均丈。便頃刻之清查。此法謂之萬年清。留心世道者。其三復之。

一國初州縣。畫地分郊。均齊方正。謂之圖。其圖魚鱗相次。各有坐落。今邊界無存。而地名猶在。州縣官選委公正陰醫省義等官。眼同各里軍民知識省事之人。先算頃畝。後分界限。將概縣地土。十字開界。如棋盤樣。照依原設里名。分若干段。還其若干里。其分內山河多者。除外。假如概縣原係一百里。除軍匠子粒外。有地二萬五千頃。每里二百五十頃。里內十甲。每甲二十五頃。如地勢不便。難均分者。大約多少不得過數頃。界用繩直。卽一家之地。適值界角，分入四里。亦所不恤。疆界既定。換賣各從其便。

一各里分訖。再與分甲。每甲地若干。如地勢不便。難均分者。大約多少不得過三二頃。

一里量分定。各里中之人。各報地土。如趙甲民上地若干。錢乙民中地若干。孫丙民下地若干。李丁屯地若干。周戊子粒地若干。吳己匠地若干。自量自報。但有隱漏一分者。從重問罪。地土不分頃畝。全段入官。報完不差。除軍屯匠子粒外。其餘民地。定爲甲總。選甲中殷實識字者掌之。謂之甲正。

一各甲報完類在一處。總造一册。謂之里總。送與委官覈實不差。此總付里中之殷實識字者掌之。謂之里正。

一各里將各甲所類甲總。類送一册。縣官用書手算手磨對不差。地糧無失。將此册收入架閣庫。謂之縣總。有司用印鈐蓋。封鎖在笥。付架閣吏掌之。

一以地爲主。不以人爲主。人係名於地。不許地係畝於人。蓋里甲有定而人無定。地者萬古里甲之地。人者隨時買賣之人。故不以人爲主。

一甲總每段之後。空一行爲前件。假如北里趙甲。有地一頃。十年之內。如賣與南里錢乙五十畝。則前件之下。註云。某年月賣與南里錢乙五十畝。如全賣。則註云。全賣與某里某人訖。

一州縣置一過割簿。每里空餘三五張。凡買地賣地。交價已完。買主賣主甲正。同到縣堂稅契訖。縣官即將買地里分註云。某年月。某里某人。買本里幾甲地若干。割趙甲之地。過與錢乙名下。趙甲仍在該里納糧。不許收入自己里中。違者以移坵論。不許仍在賣主名下納糧。違者以寄莊論。

一每里立石碣一通。上書某里十甲。除軍屯子粒等地不開外。本縣民地共幾百幾十幾頃幾十幾畝。共該夏糧幾百幾十幾石幾斗幾升幾合。秋糧幾百幾十幾石幾斗幾升幾合。人許入里。地不出圖。如違以變亂成法論。大書深鐫。樹之里中。

一糧在各里上納數。不收入本身。則上戶大差。得以逃躲。是滋奸民之弊也。大凡審戶必用戶長。每戶戶

長。各置開收簿一扇。假如北里趙甲。買南里錢乙之地。書契之日。眼同兩家戶長。如無戶長。以里長代之。與賣里甲正書云。南里錢乙。因某事將本里第一甲上中下地一段一頃。原糧若干。同本家戶長錢子。伊家戶長趙丑。本甲甲正王辛。受價若干。賣與北里趙甲訖。當日過割。並無寄莊移坵情弊。如違甘罪。書訖。錢子將錢乙名下。除去一頃。趙丑將趙甲名下。增入一頃。王辛將錢乙前件名下。註賣訖一行。當稅契之日。三人同買賣主。執簿與冊。各用印鈐數。以防奸弊。如趙甲再買東里馮壬地若干。西里陳癸地若干。俱照前法登記。二年審戶編差。趙丑將趙甲原業。續買房地。類在一處。便知應陞幾則。應坐重差。錢子將錢乙原業。歷賣房地。類在一處。便知應擦幾則。應坐輕差。凡買賣地土。不同戶長或里長與甲正者。不準過割。重加究治。

一有人戶之里。有地土之里。人戶之里。所謂以籍爲定。某里某甲之人也。地土之里。所謂畫野分郊。某里某甲之地也。蓋古者人里居。田井授。故人地合而爲一。今也地在此。居在彼。故人地分而爲二。契書所寫賣主之里甲。地里甲也。買主之里甲。人里甲也。此處不可不辯。

一各里里長。排年。移住本里。便於催科。無論上門討要。地步無多。但登高鳴鑼。一里可知。何煩四境奔馳之苦。至於數年之後。本里。本甲。某段軍屯。某段子粒。某段張三。某段李四。如數黑白。只得何人種地。就向何人要糧。雖欲詭隱。其道無由。弊何能生耶。

一往日地土不明。概縣均丈。今里圖既明。不於紙上求地。只於地中求地。某里少地。止查某里。某甲少糧。

比查某甲。不必稟官。求吏庫中查册。但查甲總里總。新舊自有根因。一人少糧。一甲攤包。衆人自然發覺。誰能放過詭隱之人哉。

一里正甲正。只掌册總。不管催糧。買賣地土。註册既畢。甲正持甲總向里正說知。本甲某人賣地。合將里總改註。里正照甲總將里總改註。不許里正干與買賣地土之事。以起揹索之端。其里正甲正事故。或衆所不服者。里中甲中衆人推舉。將册總交代明白。如有弊端。仍行追究。

一丁糧里長。排年老人。不是兩項。管本里之丁者。此里老排年。管本里之地者。亦此里老排年。特別里買本里之地者。屬之催科耳。或曰。各里納糧屬各里。里排不勝催科之擾矣。曰。不然。所貴乎催。以逋負延緩耳。若開倉卽納。雖百里排何害。或曰。各櫃納糧屬各櫃。收頭不勝稱兌之煩矣。曰。不然。二門之外。各櫃相去不及一步耳。種地時不憚各里之奔走。納糧時獨憚咫尺之往來哉。特赤歷多寫幾箇名字。費幾錢銀紙張耳。餘無苦也。

編審均徭

呂坤曰。民間累苦。莫重於力役。而編審力役。名之曰均徭。欲其貧富得所。無不均之嘆也。乃有司不失之疎。則失之暗。不失之備。則失之私。大都公易而明難。明易而虛難。本以虛明。持以公道。編審其庶幾矣。一精細有司。平日事事留心。一年之內。民間虛實。可知其半。執其半以得其半。無不了然。此難以語言盡也。

一有消乏之名。有消乏之實。有增盛之名。有增盛之實。不可不察也。假如趙甲有薄地數十頃。無力耕種。歲歲荒閒。有樓房數十間。先人所遺。今已破壞。房地欲賣。買者無人。用度缺乏。揭借不出。此眞有消乏之實。而無其名者也。舊在上則。卽當大擦。錢乙地無數畝。房無數間。而放債爲商。家累千百。此眞有增盛之實。而無其名者也。舊在下則。不妨大陞。有消乏之勢。雖未消乏。而勢已入衰。如上戶多人。不妨擦一二則。有增盛之勢。雖未富厚。而勢已漸豐。非上戶缺人。不可輕易驟陞。蓋漸衰者。須節其財。以培舊損。方盛者。須輕其力。以養新萌。此父母之道。

一九則之法。約其大都耳。其實貧富之等。奚啻十百千萬哉。故自九錢以至一錢。謂之丁銀。母銀也。上上戶雖萬金。不得過九倍。加九倍則八兩一錢。下中戶雖不甚貧。不得過一倍。加一倍則四錢。非無寸土無根椽者。不準下戶。蓋極貧而無以加者也。每見貧窮州縣。下下戶有納三五錢者。奈之何其不逃哉。雖差多丁少之處。下下戶加銀。但以分釐計可也。倘逼之使逃。一錢豈可得哉。差重州縣。萬不得已。丁地相兼可也。

一概縣差徭。概縣人當。故有貧里視富里不啻十倍者。若以里差還本里。戶差還本戶。貧里貧戶俱逃。其差有不派於概縣者乎。故自審則以各里之丁分各里之差。通編則以富里之丁攤貧里之役。非攤貧里之役。富里自應重差。貧里自應輕差。何嘗有定哉。照丁照產。盈縮消息。非耐煩明敏之官不能也。

一六十以上。例應除丁。十五以下。例未成丁。但有地糧之家。不以丁力辦差。似難遽豁。若極貧下戶。年老

自當除丁。年幼不可報派。聞各州縣。有女頂男丁。懷抱卽攀成丁者。其官可知矣。

一貧窮老漢。守寡婦人。家無事產。止有一男者。例應免丁侍養。待親終之日補差。

一條編發行。富商大賈。不置土田。糧無分毫。差止一丁。甚非審戶本意。只看黃冊。事產不專在於土田。各州縣查有地土少而家業豐者。一體編僉上戶。均坐重差。庶智巧者不得獨遂其計矣。

一寄居年久。原籍既無丁糧。此處又無差役。借本處以求衣食。亦當出些須以養本處。除置地者。隨地納糧當差外。如無地土。而家道殷實者。亦定等則。每歲納銀。多不過九錢。少不下二錢。另作客丁一冊。以充本縣孤寡殘疾養贍之用。其僅能糊口者。雖兩在無丁。不許一概科擾。違者以打詐坐罪。

徵收錢糧

錢糧刻冊。　每州縣額派錢糧。必有布政司頒刻賦役全書。然吏胥往往侵匿。鄉紳士民不得一見。若逐一了了分明。刻出共見。自知一分額編。必有一分支派。而比較全完。非官府之得已矣。人各有心。逋負者誰。

刻冊字分大小。　錢糧全書條款。有多年一定不移。更無增減者。只用如常大字刻云。該實徵銀若干。倘有某年奉文更改增減若干者。當以更改之故。分刻小字兩行。而兩行下共計實徵之數。則用大字刻之。其分刻小字。使更改之故可查。總刻大字。使實徵之數易見也。

刻冊總徵數。　刻徵各項。既逐款刻明。冊後宜刻某年分。共計實徵銀幾萬幾千。總數若干。以便照糧起

科。

刻册分上下兩截。　吏書造册。每用長勾格式册。寫某項倉口若干。第二勾則寫前件二字。以註完欠。平排長寫。一片模糊。殊不耀目。今當用上下兩截法。如講章集註相似。上截刻定額派錢糧數目。如此項起解。則於此項下半截親註云。某年某月某日。批差某人赴解。批銷不到者。則查比之。既解明製批回銷。則又於下註云。某月某日批銷訖。而又硃筆大大註一完字。其或有領俸領工食。塡註亦然。如此。則解否一目了然。其未支未解者。下面朗朗然一片白紙也。不但可免溷淆。且欠數亦可觸目警心。

刻册行數之殊。　錢糧支發不同。如鄉飲只春秋二季耳。刻止用二勾。民壯一項。有總領者。有獨遠行單支些須者。有追此與彼臨時酌發者。支發零頓。難以預定。上下兩截。須多留空幾勾。恐勾少後無註處也。如發其人多少。卽刻註明多少。以後總算。找發極便。如錢糧一總起解。隨上面字行爲則。不必多留空勾。

印册。　刻册成。每年用好紙刷印。連縫印印過三本。一存房。一存庫。一存笥。存笥者隨時可查。不靠戶書矣。戶房使收批迴可耳。

一條鞭。　隆慶前差役煩瑣。至張居正當國。改用條鞭。除漕南二米不折外。凡一切應徵應役等項。盡折銀一起徵收。此外別無雜派。故謂之一條鞭。此極簡極便之法也。故凡有應納舊餉新餉。正數雜數。俱宜合併。而使歸於一。一則使小民明白易知。一則使收頭簡省。農民不至失時費錢。

用算法。　有司中有自嫺算法者極便。若不知自算。則呼算手四人。各閉一處。使不相通。然後發錢糧之

數與之算。待彼呈起科數來互證之。異者卽係有弊。同者卽係無弊。此不知算而用算之道也。　徑以總數與之算。猶恐若輩已經算就。大家和同爲奸。若任意劈開截半與之同算。則無所用其奸矣。此最妙訣。

厯經流水。　厯經所載。乃花戶田糧撤數。及錢糧應納撤數。乘積如厯。故曰厯經。流水者。每日登記所完。不論里中次序。只論上糧次序。故曰流水。此兩項文册。人皆知之。然厯經不但要開某家糧幾多。該銀幾多。卽父子兄弟。亦要分開明白。以便雕拏花戶。不得逃躲。勿謂造册之煩。事未有不煩而得簡者。一煩卽永簡矣。且此册一明。不止完欠可查。凡以後審盜審惡。看係何里何甲之民。一查間刁頑力本。貧富強弱。皆可立見。妙不可言。　按厯經花戶錢糧撤數。合來要與一戶總數相同。各戶厯經總數。合來要與比較里甲數相同。各里甲數。合來要與一縣總數相同。

比較刻册。　州縣比較册。多係書手自塡。其弊最多。有錢者錢糧雖多寫少。納數雖欠寫完。無錢者錢糧雖少寫多。納數雖完寫欠。甚至塗改錯亂。茫無的據。宜府稍明。不許塗改實塡之數。則臨比又用浮簽註完法。便於臨時更改。有錢者換完數。無錢者換欠數。問以何故不實塡用浮簽。則應云。恐有臨時上納者。又或云。適纔完過幾多者。猾口相機。千弊萬弊。故比較刻册。此屬覈欠清弊安民便己之第一要務。其竅最細。逐款分註於後。

每甲總數。　刻册中先列各甲糧石總數。後列起科糧銀總數。當開云。某里某甲田糧若干石。共該徵銀若干。此爲每甲總數。各甲可通用字用刻。不同之數。只用大字楷書塡寫。寫完對明白無增減。便可用印。

若字字用刻。需板太多。且屬迂瑣。

刻册限數。　册中宜刻所定之限。如此縣舊規。原係四限。則定作四限。或六限八限。則定作六限八限。如係農時放假。則農隙時方定某時某限。

限數塡明。　辟如糧銀一十二兩三錢四分。分作六限。則刻第一限該四字。空處註寫二兩五分六釐六毫四絲。次刻第二限合該五字。下註寫四兩一錢一分三釐二毫八絲。三限後以次漸加刻合該倣此。合該之意何也。蓋預先合註分曉。庶便臨比時明白易看。如一比所完合一限。二比所完合二限。可以不問書算而知其完否。卽是欠也。量所欠多寡責治。誰有逃者。　按錢糧分限固也。然所謂分限。當酌量土俗。除去農蠶之時。就農事中。南北遲蚤不同。又當酌量閒忙之時。先時細問風俗。務與人情相便。且田中有出產之時。方可定限催完。不然。則許子之齊物。貢法之取盈。不但失時。且恐揭債難完也。

應註比數。　限數註明。則應註比數。然刻册中頭一行只刻第一比完過五字。次行要刻第二比合完過六字。第三行要刻第三比合完過六字。下面空處。待塡完數。餘倣此。夫二比後必要合完二字者。以便合完數好對前合該數。一覽易明故也。以上二項妙竅。皆在合字。每比下要刻差快手三字。差快手三字用刻。餘空處候拏排年花戶時。硃筆註之於此。姓名註在册中。非拏到責銷訖不能沒。此硃字最簡最要之法。今居官拏人。往往有製簽行票。竟不銷者。無册易溷。事多易忘故也。

比分完欠。　今人比較。一概都赴衙門聽比。非也。鄉人廢農上街。一日有一日之費。已當體恤。且催完者

安逸自在。負欠者刑責難逃。勸懲明白。方肯上納。今若一概比較。又兼差人里長保歇都到。大縣中當有數千人。擁擠堂上如市。大不雅觀。刑煩日短。人多難認。懲責亦不明白。以故有包收錢糧。臨時出錢。僱人來比。回家不催如故者。有一人替打十數次。徒使奸棍賺錢者。有皁隸得錢。刑輕刑重者。有更深事混。方打而潛逃者。有左手持銀。右手去衣。官府見其手中有銀。輒行饒打。令堂吏收庫。及至人混。又私持銀而逃。且復東入而騙比者。如此混亂官府。視同兒戲。比較猶如赶場。而戶書因緣爲奸。乘此紛絲場中。正好百般作弊。以故那移浮簽。洗改數目。如此比法。雖使日打千萬人。何益於事。故比較第一要分完欠。分完欠之法何如。譬如初五日當比。則隔二十日前。即大張告示、示以初一日封櫃。不收錢糧。如有上納錢糧者。俱於前一日內投櫃。違示者不收。至初一日即用封條封櫃。令收頭稽查流水。收過若干。又令戶書稽查厯經比較冊。某甲某戶完若干。欠若干。造清徹簡明一單。同流水。於初一日午時。送衙稽查。稽查無異。即於是日晚堂。大張告示云。某縣爲摘比事。照得本月初五日。合應比較。除將已完合限者免比歸農外。今將拖欠排年姓名。開列於後。至期務要親身赴比。毋違。如此分別。完者十去六七矣。又不用差人保歇。堂下人少。何等清楚易查。唱名跪下。細問不完之故。猶如鞫訟者然。排年不催責排年。花戶豪富奸頑。不肯開銷。當時將厯經查明。即拏一二豪富花戶。完糧之家。高枕安臥。雞犬不驚。抗拒之家。排年報出。一審即到。誰人不完。誰人不相勸早完。豪戶拏到。不但要查他本年錢糧。連以前一連幾年。俱追票查考。如幾年不完。一一俱要監追完明。方許釋放。其本年分者。作本年錢糧。以前年分者。作帶徵錢糧。如此追帶徵。

是從豪惡中追解。又不用別排年。又不平頭起帳。連累了窮民。何等妙絕。至若討錢替打光棍。細考錢糧多寡。完欠根由。不能答對。便知是假。且打過一次。必有棒痕。西出復進。一看卽見。遇此等人。當用粗板打五十板。用枷枷了。草紙封皮封上。仍提僱人排年本身。與不到排年同補比。至差人雖欲受賄不提。乃差人名字。與所拏排年花戶名字。已硃字註在第幾比之下。誰敢漏了一人。如此而糧不完者。未之有也。

細審排年。今人只爲完欠不淸。比較混雜。遂使堂上之事。萬頭千緒。打發不開。縱打幾千萬板。何時得將排年一審。惟完者去而欠者比。堂上聽比之人。多不過百餘人。少不過四五十人耳。由是逐人叫過跪下。可以用審。蓋刑杖臨身。彼只得眞實細說。或係收頭墨帖私收。或係積保下鄉包攬。或係豪民學霸拒逋。或係衙門人役作奸。舉數十年不能查不及查之弊。一一盡行供出。若係排年作弊。又有拏到花戶對理。雖一家中父子兄弟不能相知之弊。漸可合盤託出。而就排年之口供。或某處地肥。某處地瘠。某方米貴。某方米賤。某處民淳。某處民刁。一一皆可洞了。如排年係善弱窮窶之人。又可淸查出豪強躲役者。爲之均其勞逸。如排年係慣刑受僱之人。枷責如前。以後再不敢賄入騙比矣。

摘差總差之殊。吏書欺官討錢。每於開徵之日。一甲寫一催票。謂之押差。或謂之總催。每一快手一二十兩。賄買戶書寫就。官府聽說催糧。不知其奸。輒從而行之。錢糧反從此不完。官聲亦從此大壞矣。夫催糧而糧反不完。何也。蓋快手借票催糧。原非爲催糧計。不過借印票在手。無端索害鄉人。農民多不識字。又多良善之人。彼卽有完票在家。快手欲無端害之。幾十里外。向誰分訴。況票中原係籠統囫圇。總催一

甲之數。又不曾分趙甲錢乙。某欠某完。如何不可家家嚇詐。是以欠者催。完者亦催。今年催。明年後年還催。需索打發。魚肉無厭。一張票乃一快手幾年生活也。最可恨者。刁悍之風。凡遇鄉民有喜慶事。則三五成羣。袖藏鐵鎖。叫出門外。嚇以鎖去縣門。喜慶時誰敢抗拒。只得用屈錢詎買。尤可恨者。替人報復私仇。俟農民上街。拳搥揪扯。說你家不完錢糧。又說某起來你家時。毆打公差。鄉民懼怕。只得整酒送錢。受害無極。如此之類。不可勝數。鄉民視差人如虎狼。所以人人不敢上街。多將錢糧交與差人收戶保歇替納。諸人通同入手。與戶糧房一體。朦朧花費。官府比併。又捉拏百姓重賠。縣中册籍不明。又加差人口毒。即來辯官亦不信。及至到官。監禁多時。事亂如麻。又不過作一弊竇。保出放出。錢糧依舊不得到官。百姓如此受苦。如此怨官。而錢糧仍不完者。職此故也。夫差人之害如此。而今每比又摘差快手。何也。蓋害鄉民之差人不可有。拏奸民之差人不可無。若排年誤比。豪家抗令不拏。則惡人易做。良民難做矣。且票用摘比小票。止可用之一比。不可用之他比。止可用之一人。不可用之他人。非若一甲總催之數。無姓名。無完欠。可以家家嚇詐。且拏到即毀之。不留日後作弊。故有宜用票差。不宜用票差。不可不知也。

摘拏票式。　某縣爲拏比事。照得某月某日。某甲排年某人。悞第幾比。或排年某人供報。某人逋賦。合行差拏。限某日到。不許替身代比。如違。查出與差人同究。此票比後即繳。不用毋得嚇詐他家。須票。

二比即拏花戶。　或曰。二比拏花戶。不太驟乎。曰。我未開徵時。已將完欠清楚之法。及豪家違限即拏之故。已明明張告示矣。且拏及貧寒。則人心憤。拏及屢年不完豪富。則人心快。況亦非盡人而拏之也。責問

排年。待排年報此人出。須要將厥經查明。果係糧多。果係分文不開銷。或太不合限者。然後擇其一二而警之。催徵若不拏花戶。遇排年善弱者。必不能催。豪惡再無完日矣。善弱排年。百姓中最可憐者也。反替豪惡者代受刑責。有是理乎。若見事不透。必俟歲杪方行概拏。則民間平日。不知官府著落花戶之意。徒虛度有秋之時。而臨年快手四出。家家捉拏。反似官府之酷虐。故隨時查限鵰拏。此爲催徵閒裏之忙著。世未有不催花戶而排年能積總者也。依此法行一二比。民間自知册限分明。勢難逃躲。富者自蚤蚤上納。貧者亦趁收成後。自然營糶全完。反免後來拖欠之害。但青黃不接。與農急時。不可比拏耳。以上意告示內要明說。

民自投櫃之弊。　小民自秤自封自投櫃。名非不美。但溫厚之家。只圖清吉自在。不樂差人呼喚。往往於本額外。任意增加。在不肖之官。欣然自謂得計。而民間曖昧嘗我。我遂隱忍受之。於青天白日謂何。且一時一事。雖似得策。若他事有曖昧嫌疑。則河水難洗矣。士君子兢兢不苟。豈情與人殊。誠存此皎然心事。欲留之以有待。蒙曖昧而不疑。當瓜李而不懼。此也故陰取富室之資。一不便也。一邑中富人本分人愛自在人恆少。愛小便宜之窮人愚人及刁棍人恆多。萬一窮人愚人棍人輕少。將拏之乎。抑置之乎。置貧愚猶可。置光棍非法。差人拏之。即不加責罰。而打發差人之費。已數十倍於短數矣。且富家一聞差拏短少以後。上納益重。名色益穢。窮人愚人棍人一聞差拏短少。流謗道路。千萬轟然。始而告示自秤。本屬極美之名。繼而道路流傳。反屬敗名之囮。昔一令甚慧。竟以此敗官。二不便也。

掛牌之非。每戶設一牌。依糧數多寡序列姓名在上。先掛在第一門上。如完則掛在第二門。第二門不完。則第二門聽比。下倣此。謂之掛牌。此法言之似便。行之則煩。何也。天下糧多者。未必盡富。糧少者或反易完。今若勒完後。牌方得去。則在頭者獨苦矣。萬一第一門完過。交第二門時。即已臨比。牌到即比。人情乎。且牌到未完。臨限誤比。彼此決有推諉。勢必差人查拏。查拏則差人從此得志。家家攬到。又落衙門圈套中矣。細思之。

分頭總催之未善。一戶中將糧分作幾分。每一分查糧多者。開在單前。謂之分頭。此一分頭。即催此一分各甲錢糧。不用里排等項。夫以本戶催本戶。豈不似便。況廒經當堂查點。似亦法之最公者。但點人之計偏詭。彼知我用分頭之法。多將己糧詭名散作數門。而遠鄉癡愚不知打聽者。則錢糧翹然多於衆人矣。或無此多糧人家。又將兄弟叔姪。合作一門。使之糧多。官府不知其奸。以爲當堂查點之至公。而不知乃黠猾之傀儡也。黠猾者脚手已自如此。癡愚者能催之乎。不聽其訴。恐不能也。訴而改之。又不勝其煩。凡事不細思到底。其法必敝。

小民不自納之故。人情誰不願自納錢糧。所以然者有故耳。一則白衣帽不便出入衙門。二則收頭重秤。欺善苛索。銀匠傾銷打印。勒銀不少。三則豪民後到。即便秤收。善良先到。終日伺候。尤可恨者。積年包攬。不喜人戶自納。則密令衙門人。或街市光棍。平空扯住。輒說某人爲某事脫逃。要伊名下跟要。或搜索納糧人往年陳事。或尋本里本戶別人官事。及別人拖欠事。或拖赴縣官佐貳。或私牢在保家。甚有官府

不察。輒責而置之獄者。虐焰四聞。小民始以城市爲阱矣。光棍見小民之怕上街也。則又至鄉誆民。替渠完納。以免鄉下排年街上諸事之苦。愚民如何不從。故前項須一一痛懲。又時曉諭小民。令如赤子之於慈母。可以人人盡言。而城中積年。猶敢阻小民之自納。致有包攬侵分墨帖私收之弊者。無是理也。

禁擡銀之害　刁黠排年。往往不肯涉遠零催花戶。惟於將比。先期向富家總借銀兩。以完官府限數。謂之擡銀。及比過則一一向花戶加利科索。指一科十。魚肉無厭。此有三不便焉。窮民賠利。一也。排年遂科索。二也。以催收國課之故。開豪富放帳之門。三也。有司於此。宜出示嚴禁。須要散催花戶。務令小民自納。如仍前者重處。

比較分合之殊。　比較欠糧排年。我之欠數既清。而縣又小。則聽比之人亦更少矣。午堂審事後。一日總比。如州縣極煩。聽比之人尙多。則初一日比幾里。初二日比幾里。初三日又比幾里。在排年輪流按日伺候。在官府亦從容不勞。但須要告示明白耳。

查散由票。　給過收頭由票。一要掛逐起總數。恐收頭藏匿。私收民糧。一要不論已收未收。多收少收。給則一齊俱給。俟拆封日。交堂總算。除拆過幾多封。用過幾多張。遺失者查追。不遺者又用作第二次平給。每發幾多張。要不多不少。如此。則可以革收頭買票之弊。　按收頭多有私流水。若不數票查其在否。則納戶得票。但見其上私流水卽回。不知其未上官流水也。故查侵欺在數票。

比較紳士。　所任地方風俗淳厚。紳士俱肯完糧。此善地也。用前法一概比較足矣。若風俗不然。須單造

士夫錢糧文册。待百姓錢糧將完。士紳之家。纔去催逼。人有良心。我復優異有法如此。而不完者。無是理也。今有司身先不淨又無刻册。及至臨比。多聽積誹之言。說某紳不完。某紳詭寄。疑怒交集。誰肯平心。夫詭寄收籍諸弊。海內巨家。難謂盡無。然我已將挑出。另册明白。優其禮貌。則詭寄太多。在本紳名下。彼心亦自難安。其不在挑出之數者。盡法比較。彼亦無以置謗。若富民將糧收入紳戶。前後俱免不得上納。彼何苦以賄寄之。況富戶寄籍宦家。亦祇恐官府不明。差役相害耳。我法簡便。萬戶安枕。何須寄頓。且我徵法明白易簡。工夫多暇。即有詭寄。亦可一一查出。誰敢欺瞞。今人百般致疑。動憂飛詭。多由處之未善。此竅未透故耳。凡天下至妙之法。未有不出於至簡者也。

秤收。　立意重秤。世固有若人。亦有忠厚之人。不能察弊。利歸各役。名歸官府者。立法之始。凡遇出門拜客。即停車於各街行市中。親取戥子多把。到後堂喚匠依式造定。大約戥子一兩。準準一百分者。拆零碎封合之一兩。必有餘銀三分。惟總錠完者。則無此數。若拆封後算不合數。即弊也。百姓完糧。宜隨其便。只用一塊。不許添搭。若有小塊添搭。收頭易於侵匿。二弊也。或塊或錠。俱要毛邊。不要鎚邊。收頭重秤在櫃。人去後私地夾去。又鎚邊使不見迹。三弊也。良善之家。分外重秤多取。或係親知。或係光棍上納。則一錢寫作一兩。此雖實實不偷銀。而已暗將重秤良善之銀。蓋作光棍人情矣。官名日穢。收頭暗地偷笑。四弊也。納銀入櫃。原有次序。官府不察。不能使之登時依序入櫃。而聽其優游顚倒。起封暗換。五弊也。釐弊之法無他。只是要公平秤收足數。不重不輕。又要梗錠梗塊。不許添搭。又要毛邊。不許鎚邊。又要一封一封

細拆過。不許重科良民。替光棍蓋腳。又要知趙甲上櫃。須將趙甲封。登時索穿入櫃。然後秤錢乙一封。穿索登時入櫃。錢乙入櫃。然後秤孫丙李丁。不論審事喫酒。在外在衙。忽然發一封條封櫃。有一封不入櫃者責。有一封倒了次序者責。則百弊皆清。窮民受福矣。不知此訣。雖懸十鑼。誰人敢敲。　秤收之處。大張告示。不許潛藏私釘大戥鑿子夾翦。有人首出者重懲。若回家收銀。倍責若干。

櫃式。　櫃底釘鐵圈一箇。牢繫長細索一根。將索頭從櫃面眼口度出。櫃面眼口又將一小木梆橫安塞住。可翻可滾。翻梆肚在上。則銀納肚中。一翻一滾。銀封即翻在梆下。不復能取出。封漸多。自然擠到底矣。櫃面眼口。大約橫二寸。長三寸。夜間用鐵轉皮蓋鎖。仍固封。至櫃側開口處。常常固封。拆封方啓。

收糧時刻。　凡收糧每日自天明起。至未時止。皆是收糧之時。不可使收頭一步擅離。以至百姓等候。然過未即止不收。使下半時閒暇。方便收頭戶書。將每日流水收數。同登廒經明白。如此。則不惟比較冊限完欠分明。而廒經家家限數完欠亦自分明。無絲毫之溷亂矣。　收頭要換替箇箇守櫃。

拆封收支冊。　此冊刻法至易。只在冊邊刻收數支數二字便是。凡拆封一次。在收數冊第一行上。寫某年分糧。某月某日。第一起拆封收數。次行落一字。寫一收某里某甲銀若干。又次行平頭寫一收某里某甲銀若干。照里甲之序寫載。後煞一次總數。謂之拆封收數冊。支過解過者。一一登記在支數冊上。第一行寫某年分糧銀支數。第二行落一字寫一支某項。第三行平頭寫一解某項。謂之拆封支數冊。　一起收數。與各甲比較冊一比數對。二起收數。與各甲比較冊二比數對。已解支數。與錢糧總刻清冊下一截

已登記數對。

拆封。　拆封不可在後堂。當出堂開大門關上二門。一切閒人俱趕出。只用戶書算手二人。用刑皁隸四人立堂下。有司官陞大堂高公座。以便四望。堂上用桌左右各若干張。都要近中順列。各里各櫃。順桌擺下。每一里桌與櫃。離第二桌與櫃各三尺。每一櫃選各房科中一忠實者監秤。櫃頭只許取封。不許秤銀。監秤者要先看銀封數。放定戥陀在星上。方許放銀在盤。平準不差。公座上自見。如有輕重。或既放銀。又將戥陀游移不定。不是重。定是輕。此處便有弊。吩咐衆人一齊都止行開。將此人所秤銀。自家秤兌。如果有情弊。監秤者不言同責。有司官或細驗銀封次序。或抽驗銀封次序。或時多暇。則一里單秤。或堂寬時忙。則諸里同秤。總只要封封秤過。處處留心。諸弊自絕。

支發錢糧。　收頭於拆封數日前。報過收數若干。則拆封。前一日即在衙中。查刻册要緊者開一單。某幾多。某幾多。所支所發。如各收頭報收之數而止。蓋纔收即發。庫中無多積。不至有盜賊之憂。此妙法也。應支應解數既定。俟拆封總合後。即照應支之數。照數封在條臺上。再俟封完。然後擊鼓升堂開門。一一唱名。當堂面散。庶無庫吏豬油打糊起封侵取之弊矣。再照一兩平秤。亦有三分贏餘。此自然長物也。如有公費應用應賞處則用之。如不用。宜再酌量餘數。支發別項。臨時補記單上。存衙所發之數。在所收之外。即餘銀也。俟他日拆封算出。除用便是。　按解發錢糧。不可不慎。恐衆人紛擾。或至重發。發過一封。即註一封。發完本項。即註發訖二字。凡一切秤兌之時。各役俱要脫去長衣。小袖高找。偷銀之法萬千。非可一

端盡也。再照支發錢糧。或按季。或先期。俱不容聽人情支發。一聽情則滿盤俱亂。有許多不好出來。須預先吩咐戶糧房。毋俟情到。以致難處。

傾錠起解。每一錠五十兩。須要足數。恐各處銀色不同。多有鉛氣。且司府法馬。必重於民間市戲。仍宜於餘銀內。每錠再加五錢。傾錠訖出示。傾錠加添。俱出本縣。凡官銀匠。不得幫扯各銀匠。如是則我所賠者不多。而歡聲載道。所得者倍屣矣。至若起解。不可令窮民賠苦。致派里甲。宜以官吏起解。但給之盤費便是。亦取之餘銀中。

查比批迴。錢糧起解。按日計程。甯寬四五日。遲久不到者。比家屬。務以批到爲率。然須預吩咐之。不然。彼以爲勞苦遠方。而家屬受比。非情也。批迴到縣日。仔細磨對。恐有洗改之弊。此等亦要預先吩咐。以伐其謀。

兌支不便。各役工食。官給由票。令其各里兌支。當事者每行之。爲其菽粟布縷。皆可作數。便民故也。不知刁悍之地。虎快下鄉。無端且索人銀。誰肯以雞鴨布縷抵數。政恐有比上糧更苦者。且吏書作弊。或將一戶錢糧。分派四五處。彼去此來。供給騷擾更多。則反不若不兌支之爲愈也。

查扣空俸空役。縣學各官。或有陞遷丁憂事故者。退革一切各役。或有空日工食者。俱宜登册扣算查出。候解候用。勿爲書手所賣。

銀庫防閑。銀庫第一要緊事。一有損壞。務即修葺極堅。重門鎖鍊、層層鐵裹。竹紙方做封皮。麵糊切防

油蠟。快手中尤須擇聰明武藝者十數人。時加訓練。俾之不時在堂。以防不虞。

錢糧不可借解。　到任後。以前拖欠未解錢糧。必是催檄如雨。此雖是上司來文。亦由本縣吏書通同發下。官府不從源頭處清理。見吏書來稟。當借卯年某項錢糧。急解寅年丑年某項。若依從一次。此後滿盤俱亂。年年月月。再不得清楚。吏書乘亂絲中。方好作弊。恐貽害官守。釀成大禍。有不可言者。不知任前錢糧。雖係帶徵該催。然係前人手內未完。就令代人參罰。以後正徵清楚。年年全完。自可徐徐開俸。卽不然。設法追徵舊欠。至誠勸化良民。除窮家糧少者免問外。查出富室拖欠者。使酌納起解。再則查庫中歷年弊竇。細心搜尋。上司緊緊來催。只將此等姑解。以塞其口。謁見時。仍備陳我立法要清一年解完一年之故。如此。則上司亦未有不俯從者。故凡在我手內。本年錢糧。只解本年正徵。切不可輕信吏書。教滋弊竇。殘年錢糧。　假如到任在八月十月以後。謂之殘年錢糧。恐署官徵收將完。而急緊正項未解。又屬我任後錢糧。此項最爲難處。亦勿輕信吏書。預支來年之銀。以解此項。當細查此項糧銀。係何年何項借支。乃查此年拖欠。設法追納。大都州縣辛苦。只在第一年。若肯克己賠清。又細心補解。第二年無難處之事矣。

按舊欠未完。未必皆小民拖欠。或係戶長保甲收用。或係戶糧庫吏同侵。其中弊難縷數。到任後精思細查。惟有事關那借。或借而又借者。弊正在此。可單作舊欠册。一年一年查之。勿混入自我立法新糧內。恐攪亂不明。又不可遽提排年花戶比較。則欠未追而民先擾也。

透支。　譬如寅年公費。只該二百四十兩。前官支過五百兩。則多支過二百六十兩。曰透支。謂透過去支

也。此等若是有吏書作弊侵費官銀者。追出補足大幸。若無此等。此居官第一難處。須要細心設法補明。再不可得。則無他說。有賠而已。勿見初任之苦。輒有那移。第一年賠過。以後一釘一眼。不賠分毫矣。年年清楚。不怕人非。不愁後患。高明思之。

兌量漕米

糧長載漕米赴水次。旗甲船到。兌之旗甲。謂之兌米。各處規矩不同。有委糧廳者。有委刑廳者。亦有州縣自兌者。　一要知烤炕火力。凡刁奸糧長。既將水入米中。又將炕米竹笆。多用鹹水浸透。以圖火烤不折。而旗甲兇橫。又用大火烤炕。甚至四邊承笆甎石之高下。亦爭競不休者。總之火力大小。酌量得中。其次訪問舊規。每解折幾多。以軍民各不偏虧爲主。　一要知製籤挨幫。吏書得錢多。將豪猾者幫在安穩無風浪好處。忠厚者派在不好處。宜公平製籤定之。某糧里小糧船。幫某旗甲大糧船。如此。庶不致多弊。　一要禁旗甲多索。凡糧民雖豪。然赴水次。則勢亦孤矣。旗甲一船上。父子兄弟親戚。及預備投河刎頸圖賴人皆在焉。其需索之名。除正米耗米外。仍有零尖踢斛無籌灑倉之費。今後宜請詳糧道預定之。每正米一斛。加耗米若干。其餘務要一切盡革。　一要一齊開兌。不許混亂。糧船民船。各挨幫訖兌米。官須要三令五申。圖賴者責。混淆者責。不公道者責。不一齊者責。每鳴鑼三聲。岸上令一人大叫開兌第一回。使各船皆兌第一回。一回兌盡訖。然後又兌第二回。如此。則不惟過數清楚。亦可盡革稽留勒措之弊。　一州縣簡僻。米可親收。民得省費。此快事也。煩劇之地。勢不得不因土俗。委之糧官戶吏。印官無法稽查。量

之不能。不量又有折乾侵耗之弊。及監兌少米。罪在印官。爲之奈何。曰。法莫妙於置小倉。每一大倉廒。看係幾十間。每一間註定收米人役姓名在大倉面上。不許將米亂收亂囤。每甲該上之米。卽堆在該入某間之外。遠遠堆積。其大倉廒每間四五尺外。各放小倉一箇。此小倉大約以裝五十石爲率。用烙烙過收米。或示雙日。或示單日。使小民上納。本日公事少畢。州縣印官。不拘時候。那閒至倉。小倉已裝滿者。一齊令收米人役。卽刻掀進大倉內。不問而知其爲足數五十石也。掀後卽加封鎖。有餘者再堆。俟下次入大倉。不足者不開大倉。仍俱卽刻記號簿明白。稽查片刻可了。又升合難混。此至簡至便之良法也。不則收米之人。弊病無窮。　再照各省規矩不同。如楚省每米一石。徵水腳三分。蓋以爲運米船錢水腳之費也。然此項銀。多係糧官戶吏。侵費大半。能查其餘賸。不但可以置小倉。且可整大倉。不累里甲矣。

查盤倉庫

查盤官不在嚴而在知。嚴則徒爲吏書討錢之資。知則事體不至爲若輩所賣。何以明其然也。蓋今查盤州縣文册。原非州縣出入底本。皆係州縣吏書新造之册。凡有弊不可見天日者。皆盡行删除。極其清楚矣。縱有借支透支犯那移之律者。彼必有伺候答應之語。以待查盤官之駁問。其實眞正弊病。則不在乎此也。查盤官不知。往往於新造册中。備極推敲。反覆駁問。而本官吏書。誆哄官府。不肯實稟。故意徹夜打算。及曉則出極嚴駁條。多係難爲官吏之語。在查盤官方以爲自己風力。不知己之吏書。乃借此以索錢。及滿所願。則以州縣所回答者稟曰。此項委係無弊。但可問那移之罪。是一查盤官。徒爲書役州縣之傀

儡而一番查盤。徒爲書役賺錢之騙局也。眞弊病何如。曰。方今拖欠弊竇萬種。皆起於查盤。從新造册。查盤必新造册。皆由庫簿流水。不可查盤。庫簿流水不可查盤。皆由於完數多支解少。完數多支解少。故不得不以完作欠。而牽合以就支解之數。又不得不假稱緊急以借解。巧立名色以透支。而借亂絲場中。庶可掩以完作欠之弊。凡今起解不足。竟成中飽者。職此故也。然則查之之法何如。曰。欲查眞弊。先弔州縣流水庫簿底本。凡眞底本。斷未有與新册合者也。此爲查法之一。新册與眞本不合。看其新册欠數之多。與眞本欠數之少。所爭若何。此卽侵欺關鍵處。此爲查法之二。州縣旣稱拖欠若干。卽應拘排年欠戶聽審聽比。如欠戶排年不到。卽係已完。在官吏書以完作欠。此爲查法之三。州縣錢糧額編之數。雖係守道覈實。方刻由票。然覈實發下。誰人將由票討守道册一查。官府知算者少。吏書作弊者多。試將由票起科之數一算。不知浮派多少。此爲查法之四。錢糧除透支外。凡借解者。每年每項必有額派。今但云借卯年銀。解寅年某倉口。不知寅年某項額銀。固原有額編也。卽弔寅年比較底册查之。果係民欠否。再弔寅年流水查之。其中收數。果一一盡解盡合否。盡弔歷年流水來。再將前錢糧刻册法。使某年收數。盡歸在某年某款下。某年收數。又歸在某年某款下。收數解數。必是參差。一毫難掩矣。此爲查法之五。有此五查法。則千瘡百孔。一齊畢出。庶謂之眞查盤。然此法上司往往未嘗一行。欲行之。必上司初到。毅然任怨。卽將查盤舊套抹煞。另刻錢糧清册。如前州縣刻册法。乃可徹底清查耳。而不然也。則將奈何。曰。無嚴出駁條。以受書役之驅使。無枉作威嚴。以供州縣之挪揄。但就新造册中之數。查其批迴之眞假。領狀之有無。及

責備吏書。勉搜次等弊竇以報命。如是而已矣。若於新造册中求之愈苛。則騙錢之吏書愈喜。而查盤官受愚弄之名愈不佳。故曰。查盤不在嚴。不可不知也。倘上司同心。聿釐俗弊。以肩莫大之怨。則有眞查盤法在矣。

凡州縣庫貯秤盤之銀。多有官吏侵借。庫本無銀。暫於富家挪來。以瞞查盤官。而隨卽掣出者。凡遇秤兌過。宜卽查某項錢糧。要緊卽時批差起解。限解過日。將批迴赴查盤官註銷。　倉穀之弊。每每將穀盡積在一二大倉內。使查盤官不能盤。發牌之日。卽票行州縣。要每倉分裝。編定字號。待到縣日抽量。又諸倉中。惟冷淡汚濁處倉。其中必不足。宜查之。若齊整則必量足者也。然亦須開倉一看。

政學錄卷四

積貯倉庾

呂坤曰。大凡建倉。擇於城中最高處所。院中地基。務須鏇背。院牆水道。務須多留。凡鄰倉庾居民。不許挑坑聚水。違者罰修倉廒。

倉屋根基。須掘地實築。有石者石爲根腳。無石者用熟透大磚。磨邊對縫。務極嚴匝。厚須三尺。丁橫俱用交磚做成一家。以防地震。房須寬則積不蒸。須高高則氣得洩。仰覆瓦須用白礬水浸。雖連陰彌月。亦不滲漏。梁棟椽柱務極粗大。應費十金者。費十五二十金。一時無處。固利於苟完。數年卽更。實貽之倍費。故善事者。一勞永逸。一費永省。究竟較多寡。一費之所省爲多也。

風窗本爲積熱壞穀。而不知雀之爲害也。既耗我穀。而又遺之糞。食者甚不宜人。今擬風窗之內。障以竹篾。編孔僅可容指。則雀不能入。倉牆成後。洞開門窗。過秋始得乾透。其地先鋪煤灰五寸。加鋪麥糠五寸。上墁大磚一重。糯米雜信浸和石灰稠黏。對合磚縫。如木有餘。再加木板一遍。缺木處所。釘席一遍可也。

假如倉廒五間。東西稍間。各用板隔斷。與門楣齊。穀止積於四間。留板隔東一間。如常開空。值六七月久陰氣溼或新收穀石。生性未除。倘不發洩。必生內熱。州縣官責令管倉人役。將穀自東第二間起。倒入東一間開空之處。一間倒一間。是滿倉翻轉一過。熱氣盡洩。本味自全。何紅腐之有。

太倉禁用燈火。今各倉積柴安竈。全無禁約。萬一火起。何以救之。以後不許仍用。官吏以下飯食。外面喫來。不得已者送飯。冬月但用湯壺。如違重治。

積穀有四。贖罰糴。勸借之法。非凶年決不可行。蓋民之好義。由感不由刼。官之借民。可一不可再。故留富者之力與情。用之凶年。最爲喫緊。至於律雖禁罰。蓋罪外加罰耳。果不問罪而罰穀。不折銀而納穀。懲罪人。寬重法。以備萬民救死之資。誰以科罰罪之哉。

州縣上中下不等。每年各有月報。額數多者數百金。極少亦百餘金。一半春夏積銀。一半秋冬積穀。凡州縣之可以罰人銀穀者。皆爲朝廷有備賑之政。額定月報。故可因之罰人也。

積貯係民間生死。當務之急。有急於是者乎。今預備等倉。無郡邑不設矣。蓋凶年以備賑貸。兵年以佐軍興。何者。師行無餉則刼。城守無食則變。故米粟之積。府五萬。州三萬。縣一萬五千。歲歲出息而不貸。凶歲出貸而不賑。可當孤城二月之圍。可支三軍十日之穀。蓋常變者不可必之事。餱糧者難多備之物。倉廩之設。不獨爲歲也。今欲備荒。莫如貴粟。欲貴粟。莫如一切之政皆以粟。然而事權有在。守令有不得專者。惟是廣豐年之糴。酌隨年之散。凡官銀除正項起存外。其餘新舊貯寄在庫各色銀錢。但遇穀賤之年。盡數糴買。每年春散。分爲三等。極貧平借。至秋抵斗還倉。次貧息借。至秋加二還倉。稍貧賒借以春放之直。收秋成之穀。其三借多寡之數。悉令鄉甲長保催。以防逋負。其倉分立於鄉村遠近之間。以便出納。不五年而粟倍。倍則以額粟還官倉。以倍粟爲社本。凶則當年緩三借之征。大凶則極貧免還。寡婦孤兒之貧

者免還。流移者免還。息借賒借者待豐而還。名曰兩利倉。此兼義倉常平二法。自邪教盛行。民間修寺觀。崇鑄塑。進香建醮。無論富貧。隨社錢者十九。可痛加省諭。改此錢爲救命會錢。一月兩會。各量其力。多者一會錢百。或五十。以次差減。極貧者錢一十。立爲簿。以約中之殷實公平者掌之。不許放借。以起爭端。須穀賤之年。盡數糴買。露囤一處。不必斂散。以防侵冒。至大凶之年。誓神報官。照本分給。各救身家。好義之人。不願分領者。官給旌獎。其不積者。不必督責。另造名册報官。凶年公私俱不准賑。名曰鄉會倉。此即社倉之法。但不出息。中人以上之產。每歲所入。分爲四項。先計糧差之用幾何。次計凶荒之備幾何。次計衣食之資幾何。次計應酬之費幾何。歲有餘則增凶荒之備。歲不足則損應酬之費。甚者寧減衣食之資。而凶荒之備。勿減分毫。蓋一日一食。猶不至死。十日無食。必不可生。此民間第一要務。鄉約報其數目。鄰佑稽其虛實。積多者另加優獎。浪費者罰。穀入官。名曰自救倉。此倣周禮耕餘之法。古人積穀。大都有四法。其一爲黃承之事。平糴。每歲於禾麥熟時。以錢販糴。至新陳不接時。照原價糶出。價值不增。升斗如故。此種德善事也。其次爲耿壽昌之常平倉。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無歲不糴。無歲不糶。新陳互易。出入常平。又官民交利。一法也。如遇豐年。或於田畝正稅外。勸諭每畝一升入倉備荒。或有人願捐積者。聽其捐入。專用備荒。謂之義倉。此亦一法也。宋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朱文公請於本府。得常平米六百石。夏間給與人戶。冬間納還。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則蠲之。至十有四年。將原米六百石納還本府。遂儲息米三千一百石。將來依前斂散。可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

三升。此社倉法也。

呂叔簡救命會勸語。　天地間有第一件要緊事我說與百姓們知道。且如今百姓們過日子。有地土的人家。一年收三二百石糧。喫穿使用。潑手大腳。也只夠過了一年。明年收百五十石或百石。喫穿使用。那上攢下。也少不得過了一年。試想那上攢下時。也不曾少了喫穿。也不曾缺了使用。只是不得風光寬綽耳。肯將那收三二百石時。留下一半。入倉下窖。防備凶年。只當作今年少收了百石百五十石。有何不可。那窮漢就要積攢。那裏得來。果以性命爲重。自個窮算計。你就有窮時。也少不得一日喫兩頓飯。有一時也買一壺酒一斤肉喫。或一人帶累到官。也有費一二百錢時。或隨會進香蓋廟。也有費三五百錢時。我勸你一日應喫十文錢。只喫九文。便餓不死。每日攢得一文。一年可攢三百六十文。遇著穀賤時。可糴兩石。忍上三年。可攢五六石穀。再養雞猪。或攢糠菜。或與人家做工。喫了飽飯。又得幾文工錢。多少隨時積攢。不消十年。永無忍飢受凍之理。想那萬曆九年十年。連年天旱。說起那箇光景。人人流泪。平涼固原城外。掘萬人大坑三五十處。處處都滿。有一富家女子。父母都餓死了。頭插草標。上街自賣。被一箇外來男子調戲一言。卻又羞慚。兩頭撞死。有一大家少婦。見他丈夫飢餓將死。將渾身衣服賣盡。只留遮身小衣。又將頭髮剪了。沿街叫賣。通沒人買。其夫餓死。官差人拉在萬人坑中。這少婦叫喚一聲。投入坑裏。時當六月。滿坑臭爛。韓王念他節義。將妝花紗衣一套。要救他出來。他說。我夫身已餓死。我何忍在世間喫飽飯。晝夜哭三日而死。同州朝邑一帶。拖男領女幾萬人。半是不慣辛苦婦人。又兼兒女連累。困餓無力。南

在一箇廟中。哄得兒女睡著。五更裏拋撇偸去。有醒了趕著啼哭的。都著帶子綑在樹上。也有將毒藥藥死了的。慟哭流泪。豈是狠心。也是沒奈如此。又有一男子。將他妻賣錢一百文。離別時。夫妻回頭相看。慟哭難分。一齊投在河中渰死。萬曆十四年。邯鄲路上。有一婦人。帶三個小兒女。路上帶累。走步難前。其夫勸妻捨棄孩兒。夫人慟哭不忍。其夫賭氣兒先走了數十里。又心上不忍。回來一看。這婦人與三箇孩兒。吊死在樹。其夫慟哭幾聲。也自吊死。又有一男子。同一無目老母。與一婦人。抱箇十數月孩兒同行。老母飢餓不堪。這男子先到前村。乞食供母。這婦人口中還喫著沙土。仰臥而死。老母叫呼不應。摸著兒婦。知是死了。也就吊死道傍。這男子回來。見他母親吊死。又見那兒女看看將死。還斜靠著死娘身上唆妳。也就撞頭身死。西安府城外。有大村千餘家居住。一時都要逃走。那知府慌忙親來勸留。說道。我就放賑濟。這百姓滿街跪下訴說。多費爺爺好心。念我飢寒。就是每家與了三二斗穀子。能喫幾日。怎麽捱到熟頭。趁我走得動時。還鬧掙到那豐收地面。且救性命。大家叩頭。哭聲動天。那知府也慟哭。放他散了。走到北直河南。處處都是饑荒。那大家少婦。那受的這飢餓奔走。都穿著紗緞衣服。死在路上。當此之時。慈母顧不得嬌兒。孝子救不得親父。眼睜睜餓死溝中路上。狗喫狼餐。沒人收屍。朝廷也差官將四五十萬銀子放賑濟。一箇人分得一錢半錢。怎救得一家飢。官府也開倉散穀子。一箇人得一斗半斗。能喫得幾日飽。想你平日空蓋了許多寺廟。塑畫了許多神像。打了許多醮事。燒了許多金銀。那個神靈救得你。想那好年成時。胡使亂費只嫌窄。紬衣布裳只嫌醜。吹笛打鼓還嫌不中聽。好酒好肉只嫌不中喫。卻將那平日

吊下的。留在這時用。怎到的喫榆皮草根。還餓死了。俗語說。爺有不如孃有。孃有不如在手。只望百姓們口那肚攢。隨貧隨富。除納糧當差外。寧好少使儉用。寧好淡飯麤衣。好歹多積些救命穀。多攢些救命錢。寧爲樂歲忍飢人。休做凶年餓死鬼。且如老鼠盜雜糧。積在穴中。沒時備用。烏鵲銜棟子。藏在樹裏。冬月防飢。你曾見荒年餓死了多少烏鼠。人生過日。到不如烏鼠見識。可嘆可嘆。昔時有箇唐修腳。他兩腿雙瘸。家有老母。沒人掙錢養活。他學了箇修腳生藝。每日喫了人家飯食。還落的幾文工錢。養他母親。又將瓶子一個。埋在地中。用竹筒一箇。通入瓶口。每日投錢一文。年終取出來。與他母親買件衣服。你這窮百姓。眼明手快。一日那攢一文錢。也不打緊。鄉約中發箇願心。隨個窮漢會兒。窮漢攢錢多的。我查出來。分外賞你。假如凶荒之年。家有積穀一石者。官加賑三斗。有積錢三百者。官加賑一百。家無分文升合者。不准賑濟。百姓自家有得一半。官再助些。可以接濟熟頭。捱出性命。若赤手空拳。便與他三五斗穀。一二錢銀。終來也要餓死。不如那將來救那一半的性命。我和你先說明白。到那時候。百姓們休後悔。

糴穀條約

呂坤曰。年豐積貯爲急。穀賤糶賣爲難。聽民納穀抵銀。似爲妥便。果納者無人。用官銀糴買。出糶之後。將本銀歸庫。公私兩利。緩急足恃。合立款項。徧行曉諭。

一在庫各項銀兩。除見在起運者。難以動支外。其餘本色解贖。及一切無礙及待支緩解官銀。不分已未報部。盡數糴穀。收貯在倉。待明春出糶。以爲餘利作倉積。以其原銀還庫藏。以其每遇穀賤之年。再借以

糴、再糶以還。總之有穀在倉。即有銀在庫。要在轉移以廣儲蓄耳。

一小民糴穀納官。不免火耗添搭。銀匠傾銷起解。不免折耗補賠。官派人夫糴粟。不免街市騷煩。今行簡易便民之法。凡貧民糶賣不便者。儘本身差糧銀數。照價納穀。務要極乾極淨。納九斗者準一石。其情願納銀。不領穀票者。聽從民便。

一收穀之法。州縣倉用佐貳官一員。大戶二名。一同監收。務照市斗臥量取平。不許重收。一合價照市價。不許少算。一釐穀到即收。不許延遲半日。登記須明。不許錯上一人。該州縣務照發去簿票格式。掌印官先將簿票填註花戶銀數。簿送與收官。票給花戶。花戶納穀到倉。倉中照穀算銀。於納戶票上印納訖二字。納戶執票到櫃、該櫃收頭即與勾銷赤歷。票仍花戶收照。其穀溼而多糠粃者。徑不准收。穀果乾潔。而經收人故爲刁難。及重收遲收者。許鳴鑼聲寃。當堂驗實。經收人重責究罪。

一遠鄉之民。赴州縣納穀不便。各鎮店城堡。有乾靜寺廟處所。即於該年大戶。擇選公正能幹者二名。領官銀置買席草。將附近願納穀石之人。照依本州縣時估收受。亦照州縣倉收之法。如價隨時貴賤者。務要記日明白。與縣對日驗價。其納戶票上亦印納訖二字。納戶將票總付里長。到櫃勾銷赤歷。里長將票帶回。隨便給與納戶存照。穀收完日。用心積貯。不許雨地溼浥。鳥鼠作踐。待明年糶放穀石。仍用原買之人。分毫不差者。經收人役。重加獎賞。如有恂情濫收溼粃。及揑數妄報。虛出完票者。坐贓問罪。

一納穀之法。全爲便於貧民。其上中人戶。仍令盡數納銀。以備緩急起解。尤不許富勢人家。及衙門積役

囑託。濫惡短少。違者一體重究。

一收穀以黃色爲上。能耐久放故也。如黃色少處。亦收白穀。但黃白不可混雜。須各另分收。混雜者罪坐經收之人。一倉中量斗用斗級。各鎮店量斗用斗行。不許打討牙用。蓋斗行應是給帖納穀之人。果省其納穀。卽令收穀之時。各鎮量斗一時。亦不爲累。如不肯伺候者。重責革役。使納戶自量。收者監之尤好。

一民果不願納穀者。官選大戶。給與官銀。務收乾潔。價值隨時。糴買隨便。亦九斗算一石。其一斗算腳價僱覓之費。不許刁難小民。諸凡禁約。悉如上法。

一境內災傷。野無青草。將議賑濟。則恐官府之困廩有限。議勸借。則恐地方之富戶無多。最妙之策。只發官帑銀兩若干。委用忠厚吏農富戶。轉糴於境外豐熟之處。歸而減價平糶於民。委用員役。分頭往糴。如發官銀一千兩。先糴五百兩。至而糶與飢民。卽發後五百兩往糴。先五百兩糶完。而後五百兩繼至。後五百兩將盡。而先五百兩復來。如此轉運無窮。循環不已。則百姓雖丁凶年之甚。而常食豐年之糧。積穀之家。豈無忍念貪志。然官府平糶之糧。日日在市。彼卽欲獨高其價。勢必不能。漸近有秋。閉藏無用。則亦不得不平價而出糶矣。如他處米穀不足。則雜買豆粟蕓薯麥蕎蕨粉之類。亦足充飢。民恃無恐。況豐熟而還帑。官銀不虧。那移以逸民。民飢獲濟。若委用得人。必無他虞。此最妙之策也。若附近州郡無豐熟之處。不妨稍遠。所以貴見災而懼。先事預圖也。

一蔡人卽吾人。何忍使我飽彼飢。四布遏糴之禁。但別境之米商。惟知逐利。不顧我國嗷嗷之難。本地之

囤戶。惟知賺錢。不管民窮受飢之苦。而窮民一時緊急。不暇慮後。至有傾儲而糶。轉盼穀貴價高。艱食坐斃者。官府若不一禁。則市鎮且爲之一空。常有飢民鼓噪。釀成大禍者。但禁之須要有法。一法立一弊卽生。官府若不知流弊。只言禁革。則無賴刁民。千百成羣。處處拏訛。處處嚇詐。漸漸久之清濁不分。不但嚇其銀。且搶其米。不但搶遠商大糴之米。或搶及本地官民自運之米。又不但搶及船中之米。一切客船。皆肆行搶奪。賴稱私運穀米。利之所在。勢重難返。禍不可言。尤可恨者。囤戶刁商。暗將船泊他所。卻分布多人市鎮。反混雜於禁米刁民之中。與禁糴之人。同禁同搶。凡糴米一斗糴米數升者到市。亦執而拷之。官府不悉其奸。或將糴米者一責。則流言相傳。以後市中自此無米。不過半月。營工買米。窮民無所得食。營辦賣米。窮民無所得錢。千萬人必轟然起而嗟怨。官府聞其如是。又見搶奪不止。又或有受囑賓客。及乘機思糴。與不透士紳。坐而見閒評。或謂穀賤傷農。或謂沿江漸下之米。本宜流通疏壅。不宜太嚴滋弊。以致官府誤聽。以爲禁革之不便如此。輒試而開之。則向日所泊之船。源源而至。市鎮又爲之一空矣。此等弊病。事雖甚粗。其竅甚細。凡官府禁革。須禁大糴大糴。不禁小糴小糴。須禁夥糴夥糴。不禁零糴零糴。斯弊革民安。兩全無害矣。雖然。尤有機焉。官府若不禁其要。縱能禁大糴於白晝。能禁大糴於黑夜乎。且大糴原非鄉下之窮民。乃市鎮之富囤囤戶。卽令本家未有積米。然一家分布五十人。百家卽可分布五千人。彼零糴市米。不可頃刻零收而立送客載乎。況遠商預將無數銀兩。時割囤家。囤家於未經收成之先。卽已分散於各村之民。彼村民蚤已得銀。雖官府禁之。而彼反暗地挑送。懼失信於客主。然則富囤之暗

地大糶。貪而用巧。與窮民之暗地小糶。情願受愚者同。官雖有法。亦且無如勢之不得不然何矣。然則禁終不可行歟。曰。禁有二法。其在已然而禁之者。不許百姓自禁。以致搶擄。本郡縣自撥兵快。於總扼處所。晝夜巡邏。凡米船偷過關者。拏獲拴繫。卽限在本地發糶。拏獲人役。於經紀賣戶名下追償。其在未然而禁之者。州縣一到。卽將防饑禁糶之意。明示米戶。不許私圖厚利。遺害窮民。每小囤戶數十家。在某大囤戶名下取結。每大囤戶及經紀。在本郡縣取結。朔望赴官投遞。其弓兵快手。不時巡緝於經紀米戶之門。如有一人蹤跡可疑。似是買米客商。如有裝米空船。灣泊鄰近。及米價翔貴。窮民艱糴者。卽將本囤經紀。鎖拏究審。除重責外。重罰米穀。上倉備賑。遠商重責逐回。此意仍於境外四路告示。此則伐謀殲豕之道。較之鄉民已領客銀。及客人已落囤家。而與之力爭者。難易萬倍也。米鋪有大囤戶。有小囤戶。小囤戶收鄉民之米。大囤戶收小囤戶之米。有經紀自經紀者。有經紀又做囤戶者。凡取結須要預訪士紳。使之姓名無遺。恐戶房爲之隱蔽。

放收倉穀

積貯倉穀。每年放與貧民。至秋薄息入倉。比借之富家。利輕數倍。官又得息以備荒。此兩利之道也。但收放之際。弊孔有八。放糧時書手開報人戶。未必當差百姓。一弊也。冒名代領。不可勝計。二弊也。窮民來借。書手不肯開名。里長不肯保認。需索多端。三弊也。放無的日。枉費空回。反要歇錢。四弊也。催糧時差役到鄉。酒食之外。又要打發。五弊也。富者借穀。一概不催。貧民之家。打擾不寧。六弊也。收糧時倉斗收糧。先收

親識富家。窮民坐守。不得上納。七弊也。或倉役折乾。或親識減少。取償貧民。滿尖踢斛。八弊也。有此八弊。較之生借富家。尤爲不便。是以薄息還倉固不來。卽抵斗還倉亦不願。青苗之法。害正坐此。

放借倉穀。賢者事事留心。人入霑惠。不肖者厭繁惡勞。聽憑左右。或主守私扣以肥家。或奸民販糶而專利。或吏皁門快多討而重量。或里長名下總領回家。升合不分。或有力囑託報名。極貧餓死不得。至於量穀之人。以厚薄爲升合之高下。攔門之卒。以需索爲出入之速遲。有乘機盜穀而不知者。有分名重領而不覺者。有一家父子兄弟領幾分者。甚者出倉一千。而册報一千二三百石。多開之數。扣入私囊者。每里多造三五人。每花戶名下多造一二斗。比至追穀。懇告緩徵停徵。捱過一年。歲復一歲。簿改人亡。莫可考核。

一二三四五月。此正青黃不接之時。五穀俱貴之日。但借糶太早。不能接新。借糶太晚。民困已久。大率不出三四月。每當此時。行糶賒一次。存留底簿原票。以備查驗。但有借賒而難還者。除嚴追外。再次不準借賒。

一各約先遞手本。某人極貧應借。某人次貧應放。某人中貧應糶。某人次中貧應賒。分爲四等。各開手本。掌印官將各約手本共算。可賒若干人。用穀若干石。可放若干人。用穀若干石。可借若干人。用穀若干石。可糶若干人。用穀若干石。如數不足而人有餘者。量減斗數。人不足而穀有餘者。寧糶勿賒。寧賒勿借。每異姓十人。用一連名保結。如不應與而與者。甲長約正及連名人代保。拖欠者。甲長約正及連名人包賠。

名數已定。先印小票。發各鄉約。人給一張。某人賒放借糴若干。數上圖書印蓋。各約正領散訖。次出榜文。挨約順序。某約某人某人。以上俱限某日到倉。某約某人某人。以上俱限某日到倉。其序一賒二放三借四糴。一日只限五百人。賒者完挨序候放。放者完挨序候借。借者完挨序候糴。將榜張掛訖。仍做籤一百枝。上寫照支二字。仍用二簿。一扇佐貳官坐於頭門。照約次序、點名散籤。一起二十人。一扇選委公正官一員。親坐倉中。點名照籤給穀。其斗數照票驗給。領穀人得穀銷票於委官。二十人出倉。又點二十人進。穀不足數者。許花戶口稟。亂進爭入者。責二十。不給穀。各色人等。俱要東進西出。出倉之人。仍將籤至頭門。交與佐貳官。以便後番人領。四等領穀人數。俱照此行。五百人盡。雖有餘時。不可接放。恐人難伺候。

一法預先刻平糴單。每分幾百張。平給收銀富民。俟交銀已完之人。執憑支穀。每倉置木籌三十根。每根長三尺。方一寸二分。以天地人字編號。自天一號。歷至天十號止。地人俱照此編之。并發委官收掌。候給糴穀人執照出入。各富民於倉外擇一近便空處。專收價銀。經收倉役。在倉發穀。州縣官選謹慎吏役四名。赴糴穀倉聽用。一名掌籌傳送。一名在東邊門外。查驗單票號籌。放人入倉。二名在西邊門內。一收單驗穀。一收籌放穀出門。倉內用大銅鑼一面。東邊門外置鼓一面。凡有保甲人民。持銀赴糴。富民即時將銀秤收明白。備將保甲人民銀數。並應與穀數。登記號簿。及填單付糴穀人執。候類有十人。先將天字號籌十根散。各執單持籌。從東邊聽吏查明。擊鼓三聲放入。如糴穀二石或一石五斗者。必數人交領。單上明註幾人進倉。領籌幾根。即一人止糴穀五斗。亦準領籌一根。蓋有一人即執一籌入。方便查考也。十人

糧完。發穀之人。將單卽註發訖二字。鳴鑼一聲。十人負穀齊行。從西邊聽吏收單驗穀。交籌放出。必倉內鳴鑼放穀出。然後門人擊鼓放人入。庶倉內不致壅雜。若散天字號籌已盡。卽散地字號籌。地字號籌已盡。卽散人字號籌。計散人字號籌時。而送天字號籌之吏已至矣。相繼輪轉。周流不窮。如東無單籌執照而入。與西無單籌負穀而出者。及有單無籌。有籌無單。幷穀比單數多者。許各吏一體拏送究治。至晚收單。吏將單類送委官查銷。委官將銀封貯縣庫。守令印官仍不時親臨倉所查驗。或又曰。限以五斗。恐貧民銀少。聽其殺糴。恐人衆擁擠。富民收銀不及。宜另擇空處。每晨領穀數石。或以升糶。或以斗糶。此不論保甲。不用單籌。不拘銀錢。聽其便宜零糶。至晚交價還官。此亦一法也。但此法略恐奸僧詐糶不已。以不論保甲故也。然小民旣有平糴之利。或奸僧亦無所用之乎。留心者酌之。

一領穀出倉。有債主指欠本利。店家指欠酒飯。里長指欠糧差名色。侵奪一合者。許巡視拏獲。每一升罰穀一石。仍枷號十日。

一掌印官雖有十分忙迫。不係疾病。不許輕委佐貳。致令領穀之人。在城久住。務使如歸市然。本日到倉。本日回家。若召號多人。擁擠城市。十數日不得領穀。衙門人百計刁難。致所領之穀。不足盤費。本官之才短虐民。卽此可見矣。

一斗行人等。開倉之日。每日報價。價長則糶增。價退則糶減。斗行如有扶同虛揑。重則枷號革役。

一收放之日。掌印官或不得下倉。選委富家公直百姓。每日四人。一人監看斗斛。一人掌管簿籍。二人收

看銀錢。每日每人給銀四分。仍與寫字二人。登名收票。每日每人給銀二分。撥與皁隸二人。以禁諠譁。但有違犯者。許其稟堂懲治。

一在倉量斗。不須另外雇人。致費工食。只以在官空閒青白夫皁快人等充量。半日一換。帶飯在倉。不許往來。仍出入搜檢。以防夾帶。或用下班斗行。輪流在倉伺候。每日給燒餅十箇亦可。

一入倉領穀之人。但有大門二門倉門索要分文者。倉中量斗人等故減升合。及越籤亂支。刁難一刻者。重責枷號。一還穀與放穀一般斛斗。一樣平量。不許分毫多收。分毫低放。倉門置鼓一面。州縣二門置鼓一面。違者許花戶擊鼓聲寃。以憑拏問。

一借穀之人。身死妻孤。或無子孫。或子不滿十五而無地者。其穀免追。若以生作死。以有子爲無子。以有地爲無地者。許甲長及連名訐舉到官。除重責外。每一斗罰穀一石。

一倉穀不及三千石者。不許糶賒。以防急用。其三千石以上者。存五出五。以爲定規。所存五分。明年再出。不可徇人無厭之求。致有無及之悔。

一糶穀比市價每石減銀一分。放者每石加二出息。若稍紅浥者。不許糶放牽搭。但令出借。抵斗還倉。

一糶賒二法。惟有遠鄉之民。來往艱難。不得霑恩。以後穀多。每集鎮一處。積穀三五百石。設立殷實富家倉正倉副各一人。擇於大寺廟中。或有司設處一房。或義民願施一房者。於內盛放。掌印官發簿二扇。一紀見在數。一紀收放數。每年正二月。州縣呈詳院道。每年三四月。糶賒一次。務要年年增益。不及十年。可

增二倍。而一鎮之民。生命有賴矣。

一九月初一。開倉收穀。仍選前役坐收。給與工食。放者加二還倉。借者抵斗還倉。賒者照賒日價值還倉。俱要乾淨。不許溼粃。違者管收之人。坐贓重究。仍令補數。

一花戶納穀。亦照前挨約順甲之法。以次還倉。卽遲不許過十月三十。亦不許零星二斗五斗上倉。致難勾銷出簿。違者重責。不準再行賒借。

一遇年前冬三月無雪。麥根不得深入。過年春三月無雨。麥苗不見發旺。又秋禾土乾。不得下種者。止於飢民借十分之一。糶十分之二。留七分在倉。以防凶荒。其三分賒價。愼勿輕行。蓋飢民無以爲生。不得不借糶。賣有銀在庫。尙可賑民。若賒多而秋禾不收。雖明年民亦不能還。而今秋何以救急。蓋三法併行。爲豐年計也。良有司每歲斟酌行之。

一社倉老人。一年一換。一換一交。須舊役收完之時。方可交代。其不完者。還責成舊役。則人不敢作弊矣。

賑濟饑荒

凡水旱須要及早申明。以便題請。若遲延不申。過了七月。題請不得。又須盡水旱之處。一一報去。若聽書手。或以多作少。以重作輕。萬一以災不及數。不準蠲免。未免失士民之心。　水旱之後。百姓饑荒。尤當申請卽刻停徵。不可聽吏書曲稟。　市井鄉曲。有等年老棍徒。指告緩徵停徵災傷蠲免等項。科斂錢財。赴上司投狀。概縣觀望。俱不納糧。以後如有應緩應停。止許掌印官具申。以憑酌處。但有仍前赴告者。遞解

原籍。坐贓究罪。仍查主使之人。一體同坐。

一賑濟者。聚濟不如散濟。零濟不如頓濟。何爲聚濟不如散濟。聚數千萬人於一處而爲之給散。上之給散難週。有守候之苦。下之喧溷日積。有蹂踏之患。夏則熱氣薰蒸。疾疢易作。冬則羣居露宿。栖泊無廬。爲害不淺。必也委賢能僚屬。及鄉宦之良。富民之有德者。分頭給散。而正官爲之總管稽查可也。何爲零濟不如頓濟。如一人日給糧一升。一月應得三斗。令飢民僕僕奔走。日領一日之糧。既費且勞。得不償失。不如計一月三斗之糧。頓而與之。令得家居安食一月。一月糧盡後復赴領。官不瑣煩。而民得安逸。爲利更多。

賑濟飢民。往往不能霑實惠者。其弊有二。一曰有司憚勞。二曰吏胥之爲奸也。夫顚連無告之民。城市尚少。村落爲多。有司賑濟。往往彌縫於城市。而疎脫於鄉村。僻野窮鄉。橫道路塡坑谷者。不知其幾矣。至若賑濟之時。當其吏胥之發糧也。則既偸竊於吏胥。及其委役之散糧也。則又剋減於委役。竊與剋者。十恆得其七八。而飢且死者。十不能得其二三。故事支吾。虛文搪塞。如朝廷德意何。必也四境之內。照東西南北。分日擇地。諭集該境飢民。躬親查給。勿委人悞事。萬一地廣人稠。一身不能遍歷。則委廉能員役。分頭管散。親給告示簿籍。明註某一處飢民若干。糧食若干。每名給與糧食若干。逐一曉示。使飢民了然知數。如有管散人役。剋減短少。許飢民卽時首告。以憑坐贓究問。正官仍出其不意。時一親到彼處驗查。則人役斷不敢作弊。而窮民沾恩矣。

一廣煮粥之地。查得飢民無定方。而煮粥有定處。若不多設處所。以粥就民。而圖我近便。以民就粥。恐奔

食於場。歸宿於家。或朝食一來。暮食一來。十里之外。不勝奔疲。不便一也。壯丁就粥。便可隨在歇止。而老病之父母。幼弱之小兒。羞怯之婦女。餓死於家。其誰看管。不便二也。乞粥以歸。不惟道遠難攜。亦且妄費難查。三也。不如十里之內。就近村落寺廟之處。各設一場。庶於人情爲便。

一擇煑粥之人。無迫切之心。則痛癢不關而事必苟。無天理之念。則出納無據而利必專。無綜理之才。則點查失當而事不詳。無鎭壓之力。則強者多暴者先而惠不均。無耐煩之意。則費雖多而惠不及飢民。故定煑粥之法。卽選煑粥之人而令之講求。講求旣明。掌印官親與問難。如於立法之外。另有良法者。卽行獎賞。則人人各奏其能。而仁術湧出矣。

一行勸義之令。善不獨行。當與善者共之。掌印官執一簿籍。少帶人數。各裹餱糧。徧到鄉村。看得衣食豐足。房舍齊整之家。便入其門。親與講說。或願捨米糧若干石。或願煑粥若干石。飼養若干人。務盡激勸之言。無定難從之數。如有所許。卽令自登簿籍。待年豐少寬歲月。或官或民。照數補還。仍送牌獎勵。但有司多不肯徧歷鄉村。夫代我兒女乞食。苟有父母之心。雖欲不往。不可得已。

一別食粥之人。凡來食粥者。報名在官。立簿二扇。分爲三等六班。老者不耐餓。另爲一等。粥先給。稍加稠。病者不可羣。另爲一等。粥先給。稠稀從便。少壯另爲一等。最後給。粥勻和在稠稀之間。此謂三等。造次顚沛之時。男女不可無辨。男三等在一邊。女三等在一邊。是爲六班。

一定散粥之法。擂鼓一通。食粥之人。男坐左邊。以老病壯爲序。女坐右邊。亦然。竈頭將煑熟粥稠者一桶。

勻者一桶。徧向兩邊面前。各照盌數。每人一滿盌。周而復始。大率止於兩盌。老病者加半盌一盌可也。每日夕人給炒豆一盌。一法令飢民至者。隨其先後。來一人則坐一人。後至者坐先至之下。但已坐者卽不許再起。一行坐盡。又坐一行。以面相對。以背相倚。空其中街。可容擔粥人役行走。坐至正午。官擊梆一聲。唱給一次食。卽令兩人擡粥桶。兩人執瓢杓。照飢民各持盌輪散之。其有速食先畢者。亦不得卽與。以致混亂。須將第一盌盡散訖。然後擊第二梆。高唱給二次食。從頭又散。散訖。至三遍亦如之。三食已畢。縱能食者亦止。蓋久飢之民。腸胃枯細。恐其驟飽卽死故也。惟飢民中。稱有父母妻子。餓病在家者。量行給與。與之攜歸。如此處分已訖。方令飢民起行。庶乎周遍均勻。而人無不食之嘆矣。又當多置缸桶瓢杓鐵鍋等項。柴取於官。不取於保甲。方免科派之害。惟盌筯則令飢民自備。水則令保甲編戶挑之。又禁管粥者剋米。粥內將生水攙稀。致久飢者食後暴死。嗚呼。給粥者。本以救民之生也。而用心不到。反以速民之死。爲民父母者。不可以不愼也。

一分管粥之役。大粥場立總管一人。掌簿二人。司積二人。管米豆。俱以廉幹者爲之。每鍋竈頭一人。炊手一人。柴夫一人。桶夫二人。水夫總十人。皆以食粥中之少壯者爲之。但有惰慢及作弊者。卽時杖逐。

一計煑粥之費。凡在倉有米者。掌印官差在官夫役。車載驢馱。十日一發。積在粥場嚴密之處。司積者自帶鎖鑰。管總判封條。每日每人。以三合爲率。食粥之人。每日增減不同。掌簿先一夕日落。報名數於司積。司積先將各鍋。編爲字號。某鍋煑米若干。某竈頭管某鍋。定有姓名斗數。貼一單於面前。每日平明。司積

照序點名照數領米。司積冒破米豆者。每一升罰一石。竈頭剋減米豆者。不論多少。重責革出。

一查盈縮之數。不分軍民良賤。不論本土流來。除強壯充實男女。不可輕收外。其餘但係面黃肌瘦之人。尫羸襤褸之狀。卽準收簿。每簿分男女二扇。每班常餘紙數葉。以備早晚續到之人。其人以日爲序。如正月初一日。趙甲某府某縣人。見在何處居住。有子無子。初二初三。以次登記。

一酌給粥之節。久餓之人。乍飽卽死。總管查有曾經久餓者。另作一等。姑與稀粥少食。一日寧四五次。待氣息少復。十數日後。方補六班。

一備粥場之藥。瘟疫頗多。若不早治。漸致死亡。每場設醫生一人。製藥二人。預備時病湯散。卽與調理。不惟救濟一人。恐傷傳染多命。仁人不可不加之意也。

一遇饑饉之時。在倉穀石。早發行戶碾米。每石納米五斗五升。卽以碎米餘穗。充爲工食。

一飢病之人。坐臥無所。亦易生疾。州縣將穀稻蔓秸。用麻織爲草薦。令之鋪地。庶不受溼。

存恤煢獨

呂坤曰。加意窮民。帝王首政。留心風化。有司先圖。律云。凡鰥寡孤獨及篤廢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六十。夫鰥寡孤獨。古稱無告之民。言顚連苦楚。無人可告訴者也。此四者雖云無告。然眼目明。手足便。老婦與人執爨抱兒。老夫與人看門守戶。猶可收留。縱使行乞。猶得方便。至於篤廢之人。手足單損。眼目雙亡。又加之以鰥寡孤獨。做活則手眼傷殘。乞食則坑塹傾跌。此非

無告中之尤無告者乎。若盡數收養。一人歲費米布。可得銀三兩。若棄而不收。使其叫爺呼娘之聲。徹於里巷。而爲民父母。如罔聽聞。法且不言。情將安忍。至於學習彈唱說書一節。不惟此等窮民。藉以餬口。又欲愚頑百姓。聽之回心。蓋自古聖王。以強壯丁男。歸四民之業。以殘廢貧民。專一藝之能。當是時。鄉國歌樂。皆用工師。靈臺則矇瞍奏公。幽詩則瞽瞍諷誦。不惟因材就業。矜不成人。亦且移俗化民。皆知禮義。但恐習學淫語。反壞人心。而勸世名言。無人著作。

一時調新曲。百姓喜聽。但邪語淫聲。甚壞民俗。如有老師宿儒。詞人詩客。能將古人好事。如殺狗勸夫。埋兒孝母。管鮑分金。宋郊渡蟻。一切有關風化者。作爲鼓板平話。彈唱說書。半說半唱。極淺極俗。不用一字文言。婦人童子都省。又親切痛快。感動民心。使人點頭讚嘆。流淚悲傷者。卽行優獎。

一勸化題目。要擇民間易犯者。如做賊告狀。打人喫酒。宿倡教唆。搶奪姦拐。賴地騙財。說荒撒潑。詭隱地土。不納差糧。游手好閒。驕奢放肆。白蓮無爲等事。民間當行者。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謙默忍讓。陰隲慈悲。平等方便等事。以上善惡不止一端。任作套詞小曲。其瞽目教導淫詞者。重責逐出。習學者永不救濟。

一關廂處所。修蓋環房十五間或二十間。坯牆瓦蓋。前面壘牆。中留大門。上題冬生院三字。貼後牆接連。皆砌火炕。炕闊八尺。外面接連。皆有短牆。一丈留一炕口。炕上織大草苫。可五寸厚。裏外貼牆。捲苫作枕。人皆橫睡。上用極粗緜布套。以淨花數斤。照炕多作廣被。一被可容一二十人。四邊線捺三寸遠。務要堅固。庶難折搓動移。每年十月初一日起。至三月初一日止。凡本處或迷鄉。六十以下。五十以上。無目殘疾

之人。不必給穀。皆令止宿其中。男在一處。女在一處。每十人用一有目孤寡之人。料理衆蓄。卽於關廂設老人一名。火夫三名。掌管此院。每早每人可費米一盌。日可費豆一盌。甕鍋盌箸。照人備辦。卽令老人督率。煑粥炒豆。米豆官倉支銷。柴薪有司設處。但有亂羣爭攘者。老人稟官。卽日逐出。放院之日。老人將被收捲。門戶鎖封。不許閑人在內作踐。開院之時。如有目壯男。希望食宿。在此攪混者。老人報官重責。枷號院前。其老人火夫。事完紀善。另行奬賞。

一緜襖用極粗緜布。染以淺藍。每件表裏二丈五尺。淨緜二斤。每件可費三錢五分。冬生所養。料無百人。二年一給。每年所費。不及銀二十兩。掌印官或罰或處。似亦無難。

鄉甲至要

呂坤曰。勸善懲惡。法本相因。鄉約保甲。原非兩事。但約主勸善。以化導爲先。保主懲惡。以究詰爲重。議將鄉約保甲。總一條鞭。在城在鎭。以百家爲率。孤莊村落。以一里爲率。各立約正一人。約副一人。選公道正直者充之。以統一約之人。約講一人。約史一人。選善書能勸者充之。以辦一約之事。十家內選九家所推者一人爲甲長。每一家又以前後左右所居者爲四鄰。一人有過。四鄰勸化不從。則告於甲長。轉告於約正。書之紀惡簿。一人有善。四鄰查訪的實。則告於甲長。轉告於約正。書之紀善簿。其輕事小事。許本約和處。以息訟端。大善大惡。仍季終聞官。以憑奬戒。如惡有顯跡。四鄰知而不報者。甲長舉之。罪坐四鄰。四鄰舉之。而甲長不報者。罪坐甲長。甲長舉之。而約正副不書。掌印官別有見聞者。罪坐約正副。如此嚴行。則

一人罪犯。九十九家之責也。九十九家耳目。一人善惡之鏡也。平居無事。則互相叮嚀。一有過惡。則彼此詰責。邪教妖術。奸宄兇民。何所容其身。出境爲賊。在家窩盜。何所遁其迹。地方安得不輯寧。百姓安得不寡過。刑清政簡之效。可以漸臻。知禮畏義之風。可以日長。此目前第一急務也。

一鄉約原爲勸民。保甲原爲安民。行之而善。則民樂於行。行之擾民。不惟無益而又害之。如約長保長。不許用無身家棍徒。使挾倚需索。一不擾。約保不許出一里之外。其人不許拘數。惟令一處住居者行之。則近便易行。二不擾。不許令鄉保長等。打卯接官。及派應夫役。三不擾。掌印官自己抽查。不許委佐貳首領及快壯查點巡邏。四不擾。鄉甲中有事。係賊盜人命。方許呈報。如鬬毆小事等項。聽民自便。不許呈報。五不擾。去此五擾。而後良法不失美意。民自樂行矣。

一選約正約副約講約史。須百家箇箇情願。選甲長。須九家箇箇推服。及常不出外者。如扶同濫舉非人。許不願者舉出。但全人難得。或舊過而改新。或善多而過少。或口毒而心善者。情願從今學好。不妨準收。一甲長不服人。許九家同稟於約正副。如果不稱。九家另舉一人更之。不許輪流攀當。約正副不服人。許九十八家同稟於官。如果不稱。衆人另舉一人更之。不許一人私告。中間如有以曲爲直。將善作惡。向親識受買囑。報私讎。欺貧賤。大傷公論者。亦許同約公報到官。小者本約除名。紀惡於申明亭。大者比衆加倍究處。如無大過。及三五人私怨者。不許輕更約正副。致有投充推諉。以生奸弊。

一州縣正官。先將各約爲善爲惡之人。密細訪察。要見某約某人。某日爲某善事。某約某人。某日爲某惡

事。恰將各約善惡兩簿。及作善作惡之人拘查。或隨便親到本約。呼喚審問。如果善惡是眞。而本約不曾書寫者。除當面獎戒外。約正副講史。各重責紀過。甲長四鄰隱匿不報者。與作惡之人。一體重究。

一旌善申明二亭。國初設老人二名。以佐州縣之政。但老人名色。近皆歸於里甲催科及僕隸頂當。朝捶暮楚。人皆恥爲。今選概州縣殷實有德二人。另名公正。總理城中鄉約。四鄉再選公正八人。分理各鄉鄉約。各約正副講史。不公不法。聽其糾舉。應更換者。聽其保舉。

一約正副講史。止爲管教一約之人。不許接送官員。及州縣一切差委。接遞聽事。朔望升堂。及不干本約事情。無故騷擾拘喚。無罪輕加淩辱。以傷優禮良民之體。

一約正副講史。除正項親朋禮節往來外。如有處分本約事情。因而受人隻雞杯酒。斗穀分銀者。卽係不立行止。無恥之人。被本約訐出。枷號紀惡。

一鄉約呈報善惡。及條陳利害者。不分是何衙門。俱用連七粗紙。手本封袋。縫上寫某州縣某字約約正副某人某人封。若係概約公報。則寫某州縣某字約約正某人等同封。不許用細紙。以生科派之端。

一大奸大惡。久慣行兇。報惡紀惡。動輒與人爲讎者。許同約百家。連名指實。用手本封固。差約中一人。密稟州縣掌印正官。差的當兵快。當時鎖拏。

一鄉約之中。不怕豪強惡棍。只怕浮薄少年。此等浮薄之子。或係大家貴族。倚託門第錢財。將欲不編入約。此人置之何地。將欲編之約內。彼傲氣雄心。輕口薄舌。無恂恂鄉黨之謙。懷卑卑貧賤之意。甲中不敢

舉過。約中不敢紀惡。或造言揑事。或搆怨生讎。其明理父兄。當思共守聖諭科條。替伊教誨子弟。不護短。不尤人。不明理者。或到約中發怒。令長少難堪。或向州縣遞呈。託守令處置。彼庸懦有司。那分皁白。約中一夥平民。何苦與人鬬氣。從此而一約壞矣。一約壞而各約皆壞矣。以後約中少年。務要低心下氣。一遵條款。不許傲慢。掌印官時時另行體察。但有擾混一約不成者。另申施行。

一約中除樂戶家奴。及傭工佃戶。各屬房主地主。挨查管束。不許收入鄉甲外。其餘不分匠作裁縫廚役皁隸快手門禁馬夫。但係本縣老戶人家。或客商經年久住。情願入約者。俱許編入鄉甲。以鄉黨輩數齒序。不許作踐。

一鄉約有犯。除徒流以上。自有應得罪名外。其餘紀惡呈報訪知等事。不係告發者。只是扑責。重者枷號。不許問罪。

一各約紀善紀惡紀和紀改四簿。有司終日查考。假如一百二十約。每日照依約號次序。初一日某字號等四約。講史送簿來看。掌印官細查。善有可賞者。批奬三二句。惡有當懲者。批戒三二句。其和處不當者。即與更正。罪惡大而和不足以盡法。貧者拘來責治。不貧者罰穀。多不過五石。少不下一石。註於簿上。責令甲長催完。不次查簿。即於罰穀項下。註某月日納訖。其穀即貯本會殷實之家。以備本約社師束脩。及孤老殘疾賑濟。或本約不得已公用。俱約正呈知掌印官。方準動支。不許有司將穀入倉。違者以科罰坐罪。其批查約簿。俱以紅筆。大約每日查數本。一月查一週。

一每約百家。選保正一人。百五十家。量加選保正副各一人。鄉甲之內。屬本縣者。聽其挨查出入。鄉甲之外。屬房主地主者。聽其訪問。但有爲盜窩盜。聽其舉報到官。但有失盜。聽其率領各甲救護。其甲中人等。除六十歲以上。十八歲以下。免其救護外。其餘壯丁。十月後秋收已畢。三月前農工未動。各家所備槍刀弓箭短棍繩鞭等器。一百家或二百家內。共覓教士一人。令其習學武藝。一年覓一人習一藝。不及五年。而各藝皆熟矣。又以本甲教本甲。不及五年。而各人皆熟矣。一甲共置鑼一面。保正副各置銃三杆。遇有盜賊打劫。甲中鳴鑼。保中放銃。一擁救護。但於盜所生獲。或扎死強賊一名者。州縣官花紅鼓樂。迎至公堂。銀杯遞酒三杯。當時賞銀十兩。仍給貼一張。免其本身差役。如果賊見救護人多。要殺失主解圍。失主見賊要殺。罵人不許救護。保甲人等。一味上前捉賊。不許因而解散。蓋盜賊殺人。與救護者無干。盜賊走脫。則救護者何用。況賊見失主罵人。而救護者不散。彼何讎於失主而殺之哉。

一保正副。須選家道殷實。力量強壯。行止服人者爲之。如有優占。卽令其子男弟姪爲之。不許掌印官聽囑徇情。巡捕官受賄賣放。卻爲無德貧棍頂充。蓋盜賊打劫。不尋窮漢。而棍徒保正。豈能率人。借保甲之法。率百人之衆。代富勢者看守家財。何負於彼。而推託以圖苟免哉。

一鄉甲之約。良民分理於下。有司總理於上。提綱挈領。政教易行。日考月稽。奸弊自革。若掌印官視爲虛文。如醉如夢。則約正副以爲奇貨。通賄通情。是良法反爲弊政。鄉約保甲。果弊政乎。何不將周官法度一讀也。故得千良民。不如得一賢守令。嗚呼。吾輩讀聖賢書。受民社寄。終日抗塵走俗。身教既不脩。言教又

不舉。上負朝廷。下慚士庶。子夜深思。寧不汗背。

余自強曰。稽察災荒。莫善於保甲之法。有司印官。宜於秋收畢日。特委廉能佐貳官一員。專董編審。但不許藉此騷擾。其法先將城內。以治所爲中央。餘分爲東西南北四方。如東坊以東一保東二保東三保等爲號。每保統十甲。設保正副各一人。每甲統十戶。設甲長一人。南西北坊亦如之。東坊自北編起。南坊自東編起。西坊自南編起。北坊自西編起。至東北而合。坊不可易而序不可亂。大約倣後天八卦流行之序。自東方之震起。馴由南方之離。西方之兌。北方之坎。至東方之艮止。次將境內。以城郭爲中央。餘外鄉村。亦分東西南北四方。各量山川道里。卽令在城四坊保正副。分方下鄉。會同該鄉保正副。量村莊爲界編之。其編亦如在城法。大村分爲數保。中村自爲一保。小村合鄰近數處。共爲一保。一保十甲。聽自增減甲數。因民居也。一甲十戶。不可增減戶數。便官查也。或餘賸幾戶。總附一保之後。名曰奇零。此皆不分土著流寓而一體編之者也。其在鄉四方保正。俱以在城保正副分坊統之。如在城東一保統東鄉幾保。在城東二保統東鄉幾保。以至南與西北。莫不皆然。如此。則計坊分統。內外相維。久之周知其地里。熟察其人民。凡在鄉戶口眞僞。盜賊有無。饑饉輕重。在城皆得與聞。或有在鄉保長抗令者。或差人役。或卽使在城保長拏治之。亦無不可。此法行。不煩青衣下鄉。而公事自辦矣。有司惟就近隨事覺察在城保長。使不爲鄉村害耳。此蓋居重馭輕。強幹弱枝。身使臂。臂使指之意。亦待衰世之微權也。而於弭盜賑饑。尤爲切要。編完。以在城四坊保數。及所統在鄉保數。明白造册。地方姓名。俱要的確不差。一樣造完數本。以便查考

稽覈。或曰。往歲賑饑。皆領於里甲。而今欲編保甲以代之。不亦迂乎。不知國初之里甲。卽今之保甲也。初以相鄰相近。故編爲一里。今年代久遠。里甲人戶。皆以別買田別賣田之故。散居他里他甲。寖失國初之意矣。窮則變。變則通。至今尙不一更可乎。每見里甲領賑。輒自侵隱。甲首住居窵遠。難以周知。及至知而來。來而取。取而訟。訟而追。追而得。所得不足以償所失。甚有鰥寡孤獨。被里甲之欺騙。使其轉徙溝壑。無與控訴者有之。故不如立爲畫一之法。俱歸保甲爲便。蓋凡編甲之民。萃集一處。責之查審。其呼喚爲易集。其貧富爲易知。其侵隱爲易察。其取計爲易得也。昔熙寧就村賑濟。張永照保糶米。徐寧孫逐鎭分散。朱文公分都支給。皆用此法。何爲迂哉。況此保甲也。爲弭盜而設。是以治之之道編之也。民情或欲偸安。故其成也難。爲賑濟而設。是以養之之道編之也。人情靡不樂從。則其成也易。如之何其不可行也。

王守仁十家牌法　父老子弟。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父老子弟。其勉體吾意。毋忽。

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右甲尾某人。
右甲頭某人。

此牌就仰同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

某坊都里長某下甲首。軍戶則云某所總旗小旗某下。匠戶則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戶則云原籍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見作何生理。當某處差役。有寄莊田在本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親徵保住人某某。若官戶則云某衙門某官下舍人舍餘。

若客戶不報寫莊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莊田。皆不準。不報寫原籍里甲。卽係來歷不明。卽須查究。

男子幾丁。

某。某項官。見任致仕。在京聽選或在家。　某。某處生員吏典。

某。治何生業。成丁未成丁。或往何處經營。　某。見當某差役。

某。有何技能。或患廢疾。　某。　某。

見在家幾丁。若人丁多者。牌許增闊。量添行格塡寫。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係自己屋或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某人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一名名開寫。浮票寫帖、客去則揭票。無則云無。

每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及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住暫宿之人。揭於各家門首。以憑官府查考。仍

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姓名。背寫本院告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但有面目生疎之人。蹤跡可疑之事。卽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罪。如此。庶居民不敢縱惡。而奸僞無所潛形。爲此行各屬府縣。著落各掌印官。照依頒去牌式。沿街逐巷。挨次編排。務在一月之內了事。仍令各將編置過人戶姓名。造冊繳院。以憑查考。　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錢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喇唬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爲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卽令此輩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幷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卽奸僞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卽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淩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鬬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著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簿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

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眞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略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搪塞。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矣。　編置十家牌式。各甲不立牌頭者。所以防脅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領。庶衆志齊一。爲此備行所屬各府州縣。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爲衆信服者一人爲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悉照牌諭。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警。卽仰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若鄉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卽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幷力夾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舉告。官司重加罰治。若鄉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尤爲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爲之。不在牌例之內。　十家牌諭。誠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概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册繳報。而尙不知其間所屬何意。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　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閭戍以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豫則立。人存政舉。爲此仰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之士。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賞召募。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

別選素有膽略屬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卽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己。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旣足以護防守截。而兵備召募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格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原選各兵旣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爲此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陣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旣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事完。備造花名手册送院。以憑查考發遣。

保甲器械。如無鋒利可用者。不如一味鐵釘悶棍。極便易製。若銃礮必須如法。方可適用。

藥銃製法

銃鐵每毛鐵十斤。只煉二斤半。方不炸。每燒一火。打百餘鎚。又入在稀黃泥內。又燒又搥。燒搥無數。此爲煉鐵法。　一銃筒合縫處。要卷得極融極牢極相生。恐防炸開。初卷筒筒內不可太大。卷就後。內有未平。用天車架就細繩攪扯。將純銅舞鑽去聲從筒孔中一直生活鑽下。則筒內光而前後大小一樣。以後入藥火。藥不滯。筒不遽熱。可連放數銃不炸。　一銃底有平底。有螺絲底。平底者。打就平底。同筒尾一齊燒紅。將筒尾略分開安入。用鎚鎚融。爲力雖易。而銃底藥銹。不便剷洗。螺絲底者。底雖平。而底身斜漕。週身圍繞而下。如螺絲然。待削整絲路停勻。便將冷鹽水激之。俟筒尾燒紅分開後。卽以冷螺絲底安入。用鎚鎚攏。則此底與筒身不相融合。可旋去聲進亦可旋出。磨洗藥銹極便。但非良工不可爲耳。　一火線眼要平平恰在底上。不可高了一分。如高了一分。便有十分氣力倒退。不惟有坐底之害。且向前無力。　一銃身要長。長則去遠。但長又要直耳。　一鉛彈子用模子鑄就。將細瓷瓦和合碓舂後。又用粗穗和合碓舂期於極光極圓。然銃口有大小。鉛彈亦有大小。須要不鬆不緊。預先分配明白。緊則炮炸。鬆則去無力。不得遠。　一銃藥用柳柴灰。務取二三月間柳枝。此時生意正吐。力量方大。銃筒之藥。利在直去。一切彎枝橫節。俱棄不用。只取直而光者。仍去其皮。用皮則多烟。每截尺許。先挖地坑一箇。週圍三尺寬。三四尺深。用大火燒紅。卽將去皮端直柳枝架入。火旣舉。待通身皆紅無烟。卽用石閉之。如燒炭者然。此謂存性柳灰。方有氣力。　一火線藥灰。利在迅急。臨閉用釅燒酒噴之方閉。　一焰硝性本鹹。易回潤。煉硝者。先將生白蘿蔔截碎。入井水同下鍋。不次煮之。以去其鹹。只用鍋上浮面白花。自不怕回潤。蓋潤下作鹹。去其鹹。

去其下白善也。　銃藥方。　每硝一兩。　黃八分。　灰三錢二分。　遇逆風量加江豬骨灰。　藥線方。每硝一兩。　燒酒噴灰三錢。　不用黃。　藥要極細方速。　一和合火藥。不妨數千杵。至萬杵更佳。但用鐵杵。恐易生火。只用石臼木杵爲妙。　一火藥合成矣。若散放在大罈裏。久久性重者盡沈下。灰盡浮上。今人製藥。日久便放不靈者。此故也。既成之後。須用清水調和。丸如豆大。曬乾。用時方將長鐵搠杖搗碎在銃筒裏。則日久藥性常勻。不致誤事。　一每銃該用藥若干。彈若干。大須一一預先試過。務期停當。得力可用。不可拘定。凡每銃該藥如何。倉忙難用等秤。但用一撮藥竹筒。恰好不多不少者。繫在此銃上。不可混。蓋銃大藥少不行。銃小藥多有害。故銃與藥藥與彈。不可不預試也。　一銃製要打多人及遠者。百子銃爲上。稍近則三眼槍爲妙。每一木柄頭上。鑲三銃筒。其中心木各環抱隔之。使鐵筒不相鄰。則筒不易熱。可連放連裝不絕。如再近則雙鋒槍爲妙。其製銃筒。左右各安鋒利槍二管。看之似雙槍也。而中實藏銃筒。有一器二用之妙。至於專取一人。則用鳥銃。其身須五尺長。天車要一丈五尺高。鋼鑽去聲帶柄亦如之。此三倍法也。不如此不得筒直。不得及遠取鳥。故曰鳥銃。至若盜到城下。出頭攻之。懼其戕害。不出頭又無奈彼何。則用鈎頭銃。其製如木匠曲尺樣。柄長銃短。柄身之側。順釘鐵圈十餘箇到柄底。用極長火線。從圈內度到柄尾處。盜至。則以柄橫放牆上。銃口卽垂下。在牆內點火。自滅盜矣。下雨則火線用白礬紙裹之不滅。　三眼等銃。練習之法。切不可朝天上放打。須要橫打笆子。使手腳慣熟。其法用一木板。浮在河裏。上插長窄一笆。彈子中著則笆動。此一法也。　銃大須設銃架。架上用活套圓鐵圈承銃在內。

左右高下。任意安置。打去極便而不勞。　打銃要中。用眼看銃尾及銃頭。首尾眼一直在的上卽中。法曰。前對心。後對門。　銃曰放銃。猶如放箭之義。取其相的而放也。眼的手的方是放手。一人專管放銃。裝藥運銃。換銃點火。每一人須八九人扶事。方可源源打去。銃銃不差。

分派夜巡

呂坤曰。取民之制。不出於糧。則出於差。城市火夫。閭閻鄉夫。則差外之差也。民間苦累。莫甚於斯。若不秉公持正。嚴禁淸查。小民含寃。何所赴訴。今開條款於後。一體遵行。

一府州縣治。倉庫獄囚。干繫匪細。而以市井無賴之人充之可乎。今將在官人役。酌量工食多寡。差役重輕。共算內巡每夜若干人。在官人役若干人。計若干日可輪一轉。至於該班有疾。許借同事之人。稟官暫代。彼係官人。關防必愼。有司又易責成。決不可令市民雜入。致有疎虞。

一鼓樓直更。定用陰陽官生。給與工食。責令習學。不可濫用市民。以亂天時。

一城市及四關夜巡查。其街巷長短。關係緩急。除巷口各立欄柵。晨開夕閉外。欄柵之內。各量長短。以定更夫之數。除一更五更外。其餘三更。只用三人。梆鈴往來。仍與所在居民商搉。城中共用若干人。關外用若干人。不可濫派費民。亦不可疎防失事。

一大市鬧街。壟斷之地。定爲上衝。雖係四門大街。而生藝稀少者。定爲中衝。小巷全無生藝者。定爲僻處。其派夫役。定以三等。以是爲差。

一近日夜巡。俱係貧民小戶。或每夜旋雇積年更夫。或使令自家雇工僮僕。此等之人。不惟不能防奸。又且乘機爲盜。以後既更房號。照其房稅。編給由帖。每歲工食。沿門打討。概州概縣。通融計算。不可以欄柵之內所居。各雇夜巡之人。致令不均。至於房號之家。共遞保狀。要見雇得某人。年力精強。平日本分。如有濫冤面生可疑之人。願甘同罪。

一街巷既有欄柵。每於發鼓一更三點之初。巡夜人卽時下鎖。但有閒人。卽時繫於冷鋪。係士夫者。繫其跟從一人。如有恃勢不服。或毆罵夜巡之人者。跟從之人。究治枷號。

一每鋪置急事牌一面。腰鈴一個。如夜有急病尋醫。及婦人產難者。先於本鋪領取牌鈴。前路前鋪。聞鈴驗牌。卽與作急開鎖。仍守候回還。但有刁難過一時者。稟知該管衙門究治。其牌一面看急事二大字。一面分巡道畫押。粉牌墨書。用油油之。

一將起鼓時。譙樓先放三銃。使人知所歸還。大端兩院三司。席不秉燭。士民安得爲長夜之飲。如事不得已。寧止宿人家可也。

一夜巡人役。每夜不分冬夏。給銀一分。晝則聽其生理。如迎接上官。偶用人多者。輪班伺候一日。其餘但有興作。每日給米二升。

一城門守衛之人。官小役卑。往往富勢在外。輒爲留門。久者二三更。如有奸細疎虞。誰任其咎。其士夫有萬不得已事情。必欲留門者。稟知掌印官。差的當人員。半鎖守候。先問人數。然後開門。照燭驗入。

弭捕盜賊

康熙六年五月。左副都董篤行疏稱。頻歲以來。每遇盜警。失主未經首告。文武各官。輒扶同欺隱。仍有失主首告。而有司卽脅之以刑。不曰慢藏所致。則曰讎怨相尋。甚且指爲失主之親族僕役。日日拖累。不獲寧家。諱則僅失其財物。不諱則並蕩業產。諱則死者固不得其死。不諱則生者並不得其生。是明示以威。而挾以不得不然之勢。使之吞聲而忍氣者。無他。法太密則羣下畏威。責過嚴則職司避罪。諱固處分。不諱亦不免於處分。疇不自愛功名。故寧百方彌縫。幾倖於萬一之或免。而卒至甘諱盜之吏議也。官之諱盜。見諸章奏者。指不勝屈。民之諱盜。如輦轂重地。賊遺衣物而不敢認。至使暴客當前。道路以目。究竟莫敢誰何。自是橫肆劫掠。搶奪財物。知有爲盜之利。而無爲盜之害。則不惟慣於盜者。不改其面目。而從未爲盜者。亦變其心術。日甚一日。勢不至燎原不止。臣且憂之。臣以爲今後有地方城守之責。及駐劄同城者。仍照定例議處外。其有鞭長不及。及非本管專司。量置一二於局外。以嚴責其申報。有一不報。及報而不實。宜嚴加處分。如州縣失事。府官不報。責在府官。府城失事。守巡不報。責在守巡。州縣道府不報。責在督撫。督撫不報。科道得而糾參之。武職亦如此例。如是則官知隱諱之無由。靡不盡心於消弭。盜知天網之不漏。亦且漸易其肺腸。至於失主既報之後。勿得羈留拖累。使之失業。庶幾民不諱盜。而盜無漏網。於以弭盜安民。未必無小補云。

明臣呂坤曰。盜非人乎。曰人也。知爲盜之必死乎。曰奚而不知。知而爲盜。何也。蓋有六流焉。饑饉之民。苦

於飢寒。無識之民。牽於脅誘。游惰之民。習於自奉。強悍之民。敢於爲惡。賭博之民。迫於空乏。武藝之民。偶乘便利。盜不出此六流矣。弭盜有四法焉。曰化盜。禮義素明。鄉約是已。曰恤盜。生理有資。足四民之業是已。曰防盜。盤詰有術。保甲是已。曰捕盜。緝捉有本。相識是已。弭盜不出此四法矣。既化既恤。不迫於飢寒。不陷於無識矣。而猶有盜乎。曰有。堯舜之時。尙有寇賊奸宄。何況後世。是不令之民也。如是而殺之。吾亦無矜心無媿色矣。

盜賊源委。不可不知。酒肆娼門賭室。其招聚之由。窰場寺廟孤莊。其隱窩之處。壯年僧道乞兒。其窺探之人。各處閒懶游民。其合夥之輩。夫盜也。設從天降地出。眞無奈彼何矣。彼其能不與人同里而居。朝夕相見乎。彼其生理經營。里人寧不聞乎。所與交游姓名面貌。里人寧不識乎。縱令孤莊。彼豈無親戚宗族友朋之往來。其行藏能盡塗人之耳目乎。乍貧乍富。潛出潛歸。或消沮閉藏。或豪雄自詫。言動不同。狀貌自別。蓋誰爲盜。誰不爲盜。里人辨若白黑。日躡足附耳談之矣。然而不以聞官者何。彼爲盜。與我分毫無干。我發盜。其禍旦夕立至者也。故上之責成也嚴。則里人畏吾法而不畏盜。盜雖讎里人而不敢讎法。里人不畏盜。則盜無所容。盜雖讎里人。豈能盡讎一里之人哉。以是知舍鄉甲法。雖聖人無弭盜之術矣。

強盜情狀不同。有極富之家。身自爲盜者。或養盜分贓者。在別處爲盜。至本地方輕財好施。爲鄉里所推重者。又有別處大盜。夾重貲至此。假作客商者。情形自是不同。或往來之人。出入之迹。驕奢之態。主僕之間。終是令人可疑。其無故而暴富者。尤可疑也。付託得人。細心譏察。則人無遁情矣。

少年不事家人生業。恣意賭博。又三五成羣。好爭使氣。皆爲盜之漸也。禁戒賭博。散惡少之黨。嚴連坐之法。皆所以杜其漸也。

士夫子弟。亦有爲盜者。或窺人子女。或殺人報仇。或嫖賭無賴。皆自士夫身後爲之。亦有當其身爲之者。且所刼者多親屬。其原皆自棍徒引誘始。蓋棍徒欲引之入夥。以自爲地。其始也。多誘之以子女。癡兒無識。偶一爲之。一入其術中。便爲其所脅矣。此須辨之於早。當賭博時。卽先治其棍黨。若必待其犯。縱之非法。殺之可憐。然或知而未行。亦可稍寬也。

北方響馬。操兵居半。南方水賊。哨船居半。知其爲盜。盜可得矣。

三界首間。民同里而分屬。彼詰則竄名於此郡。此拘則逃身於彼邑。三處之法。不得加焉。而守令互私其奸宄以讎鄰。此盜藪也。凡係邊境。兩下共立鄉甲。彼此會行法令。倍設保正。凡有盜發。卽許所在綁縛。徑送在所有司。但有回護留難者。申呈合干上司。官吏提究參治。

強盜打刼。必有弔線之人。或本家人。或親戚。其打刼之前一二日。其人必以他事往來。探其動定。言語面目。多是可疑。卽平日相認者。來往頻數。瞻視不常。亦是打聽消息。細審失主。果有前項縱跡。卽令捕人物色之。盜可得矣。

盜有遠近。窩家。近多不出五里外。遠至十五里二十里極矣。蓋強盜行刼。勢不能遠涉。一恐腹飢力盡。二恐天明事露。凡盜發後。鄉約人等。密訪附近地方。往時豪惡。形迹可疑者。亦可得其十之七八。

士夫之家告失狀。果賊明賊現。盡法行之可也。若賊證一無可據。切不可追風捕影。波及無辜。往時某州。有一士夫被盜。鄉鄰被繫者數十人。久之。知其爲次子竊出也。無辜者乃得釋。遶門辱罵。有司亦不能制矣。

地方有世盜。有大盜。有智盜。此俱未可草草治也。而智盜尤難處。如往時悍地盜家。令其子弟。分布江防捕廳捕衙。事未發而彼之布置已定矣。此一狡也。又或有數省數州縣人。合爲一黨。其賊卽當夜傳送。不數日已在數百里外矣。此又一狡也。此等盜非計定後行。如鷙鳥之無虛發不可。

強盜刼人。多是出其不意。欺其無備。又恐業已進門。主人爲盜所執。則家人不敢喊叫。鄉里不敢動手。誠平時有禁令。各家修理牆垣籬塹。又於二十三四至初六七夜。躬率男女紡織。稍有響動。卽令人上屋。屋上多辦瓦石。又地方人等。互相救護。則盜自有畏而不敢近也。此語近迂。然每試每驗。　按楚諺云。二十七八九。家家打鋪守。直待初十後。看家交與狗。蓋盜賊動手。多在無月光之日。與一更以後。睡靜之時。至雞鳴則止矣。自二十以至於廿八九。或二更無月可虞。一夜無月可虞。故云。惟初十日以後。月光四鼓方沒。故稍可緩也。

救護之法。一家被盜。守更者以連放三銃爲號。各家齊起吶喊。勢可向前。卽向前撲殺。如不可向前。止於要路上截殺。本村救護人多。不用別村。如本村人少。別村同救。以一二里爲率。其餘聽見銃響。俱在各要路上等候。古人弭盜。有教民家家藏鼓者。一處盜發。處處鼓響。不頃刻而一二十里皆鼓聲。盜無得走者。

此最妙法但要行之力耳。

地方報盜捕盜。須是鬼神不知。風雷迅速。方可捕得眞盜。搜得眞贓。一毫漏泄遲回。則盜與贓俱不可得。卽能得盜。亦未必得眞贓也。捕得眞盜。考贓之法。雖不可聽之捕人。若待到官審贓無及矣。亦聽其順便起贓。但不許逼令妄攀。並剋落抵換。再照捕人之慘。甚於強盜。臨事時須再三戒諭。毋令賣盜栽贓。逐家嚇盜。違者重處。庶可革積弊於萬一。

番快無不知賊者。但利於賊之供給。且代賊過贓於捕官。是賊者。巡捕員役之外戶也。員役者。分贓寄贓之人也。大盜安肯發覺。止將犯竊小賊。逼拷認刼。或先透消息。令之脫逃。今只嚴逼積年番快。令之供報賊家。不則加以重刑。大盜聞之。自然遠遁。不然。密誘番快。許以重賞。令其報賊。或令其與賊通言。暗伏兵壯擒之。倘彼不輸心於我。凡地方失事。一面將番快家屬送監。一面嚴逼捕盜。但有以舊竊及讎人抵盜者。無論詐財與否。盡法重刑。有被寃而死者。徑坐抵償。

有人贓一時俱獲者。幸也。不然。有跡可疑。可以因緣根究。亦幸也。若失盜之後。全無影響。從何處下手乎。曰。捕役、盜之窟穴也。每一積年捕役。諸盜必有月錢。凡屬眞正慣盜。此輩豈惟不拏。且從而庇護之。養爲賺錢之資。不止拽機而使遠逃。甚至有潛蹤於城而落捕家者。地方大盜生發。失財果多。待失主遞失狀後。有司宜差著實人。乘夜呼喚積年老捕。老捕家如有蹤跡可疑之人。一便擒來審問。天網奇幸。甚至有隨身之贓。一時並獲者。若恐所差之人賣放。仍再添人蹤跡之。不可延遲。立等回話。如捕役之家。果無別

人。即乘夜曉譬捕役。若不獲眞盜。每三日一比。如拏獲眞盜。起獲眞贓。即將失主獲贓。分半給賞。吩咐諄切。著實力行。至二三比後。眞盜未有不出者。然拏眞盜。又須以人贓俱獲爲主。贓獲多。賞亦與之俱多。贓獲眞而少。記下該賞。俟多起出日。多行給賞。若無贓及贓可疑。雖獲人猶責。若係仇拏。問明之後。加等重處。一一吩咐要明。且要一片至誠心。勸懲鼓舞他。眞盜眞贓必得。　強盜打刼情實。若有寸絲。即眞贓也。若必得多贓定罪。則大盜不死。蓋求贓之意。只借以證其盜之眞耳。非爲其多贓而罪之也。

審察盜情

失主被盜後。有不首贓者。有不告失狀者。一恐負累日久。一恐強盜報復。失主不告。官司不知。盜賊肆行無忌矣。須出示云。凡一村之內。有一家被盜。保正人等星夜報官。失主即補失狀。保正補呈。或失主係寡婦孤兒。被盜殺傷。不能出告。戶長人等代呈。將入門出門形狀。刼去贓物。一一開寫明白。金銀首飾。須開式樣。衣服器皿。須開顏色新舊。務要的確。以便日後對贓。銀子或大小錠。或碎塊。分兩俱要的開。不許以少開多。如預揑多數。希圖扳騙。雖係失主。亦不寬假。

地方失盜。保甲人等負疎虞之罪。快壯人等懼比較之嚴。彼此扶同胡疑妄指。即將平人及曾爲竊盜及乞食平民。巧拏怪綁。異拷嚴鞫。手執失單。逼之招認。不合則捶楚亂加。偶合則令招夥盜。既招則押吏同拏。仍照前法榜掠。致之展轉相誣。甚者授之口詞。使之攀齮。夫眞盜不苦訊。固不招承。良民受非刑。何所不認。然則快壯之言。何可據哉。以後快壯拏賊。除眞盜拒捕。曾毆公差。許其打傷不罪外。其餘止許綁縛

到官。掌印官先驗傷痕。如拷打骨肉有傷者。快壯重懲革役。有致命重傷者。不分盜之眞假。限內身死者。許家屬告發。定疑償命。　眞盜所招夥盜。須差快壯訪拏。此輩一執紅票。閭閻所至驚擾。賊未獲。則攀其旁親遠族同緝。或誣其妻父母舅窩藏。索足財貨酒食。仍令遠近跟捉。拋家廢業。騷擾多端。賊旣獲。則令其攀齩富家寄贓。盈其谿壑之欲。或指授讎人同盜。使受敲扑之苦。株連蔓引。人人自危。及事定告官。而昏庸有司。私其快壯。仍罪告人。深可痛恨。以後快壯訪知眞賊所在。卽稟所在正官。同所在地方保甲。協力捕捉。所在官不從。致令賊逃者申究。但不許牽累以上無干平民。　賊犯到官。便須親審。近見幾處掌印官。憚於任事。懶於推鞫。輒批佐貳首領等官。令之摘詞具獄。彼官小而不擔當。識庸而不精細。惟快壯爲指揮。以夾打爲上策。況審賊而原捕在旁。但聞一語稱冤。快壯且喝且稟。甚者恨其反覆。討出外面。從新拷掠。具招上堂。彼數經殘創。已自消魂。非係潑耐之人。誰敢堅執辯訴。掌印官十九鈔其原供。通詳院道。如祁縣黃典史。情未問眞。腿已夾折。深可痛恨。以後掌印官自不親問。只批佐貳者。卽係不肖官員。以才力不及參究。　掌印官審盜。惟在隔別細心察其情狀。蓋眞僞之情。辭色自別。虛捏之語。辯問則窮。我多方以辯之。則掩護之術。不及卒備。無備之言。不及會同。往復參錯。眞情自見。至於隔別之報。盜數同。賊數同。期會同。事跡同。卽無賊而盜可知矣。或言人人殊。不可驟加嚴刑。亦當耐心細鞫。或設法密訪。人命之疑獄亦然。仁人心苦。智者識精。當必自有妙法。但問刑謂之審。具招謂之詳。詳審二字。此聖王治獄之精意也。今之訊獄者。幸於此兩字留心焉。無以夾棍等酷刑爲第一審法。則冤獄必少矣。　失主遞失狀。

未必一一皆眞。譸張甚多。多而貪冒者居半。起贓之時。快壯通同。有將本人之物。勁指爲贓者。有比照失狀。取一二於典當鋪以作贓者。有獲眞贓。而快壯先搜其細輭入己者。有疑似之物。失主記不眞而錯認者。有爲快壯所逼不得不認者。蒼南呂公云。余巡海右時。有一寡婦被刼。獲盜十人。搜贓俱在。內有女鞋一對。快壯過寡婦家謂之曰。鞋當有樣。從之。及縣官審贓。寡婦一一俱認。問鞋。曰。我女之鞋也。問大小幾何。曰。有樣。索家中樣比之。不爽毫髮。十人者無一語辨。臨刑不數日矣。而眞盜悉獲。眞贓悉出。十人者乃得釋。前贓蓋十人家物也。近日有將良民爲盜。搜其家黃裙。指爲失主物者。失主認之。太原毛通判。取當鋪黃裙數條。雜置堂上。失主莫知所認。妄取不一。呼良民至。則應手而得。曰。此吾裙也。失主無辭而良民遂釋。以後有司審贓。不可草率。但失主贓物無記驗者。不可輒坐眞贓。蓋指一物。殺一人。可不愼歟。　近日治盜。有情未眞。贓未獲。而死於板下者。有供招未具。而死於獄中者。招中泛稱陸續監故。天道有知。人之子不可獨殺。今後除眞賊贓。眞詳允奉決者。不拘刑死病死。聽其領埋外。其贓仗無指及情節可疑而死於獄者。許屍親告發。官卽係昏庸酷暴。定擬故勘平人之律。決不輕縱。　首盜之人。不可盡信。有首夥盜。而誣一二讎人。稱爲同盜者。有本身非盜。而受奸人買囑。假稱首盜。妄攀平人者。問官傾信其言。盡拘苦審。往往搜贓不獲。死於嚴刑。今後首賊。但有一人不眞者。審有誣陷別情。不準出首之律。仍問死罪。　眞盜脫逃。拏家屬送監。蓋其妻子。平日享爲盜之利。無勸救之言。無首報之舉。卽使監追。亦不爲過。至於眞盜所報夥賊。縱使脫逃。原無贓物。亦將家屬送監。已欠分曉。甚有將父母兄長送監者。古者罪人不孥。

況尊長乎。有將翁壻姑舅送監者。彼且忘其骨肉。況疎薄乎。此皆殃及無辜。治獄之惡政也。以後攀報在官。而贓物無指者，但許案候從容訪拏。不許將家屬送監。卽係眞盜脫逃。不許拏尊屬遠屬送監。倘眞盜妻子。監死獄中。卽準抵罪。不許更監別屬。逼要眞賊。違者以酷論。世無窩主。則盜無潛蹤。盜無定在。而窩主有定在。盜難知而窩主不難知。有司肯嚴保甲鄉約之法。或行密訪首訐之令。但拏眞正窩主一名者。卽於本犯名下。追銀五十兩充賞。自首改過者免罪。以後本州縣窩主。別州縣事發者。卽將窩主所在掌印官。以昏庸參罷。

獄情之難察。惟盜爲最。人情所深恨。亦惟盜爲最。故人命據證佐其事易明。驗屍傷其跡易見。卽有買證相誣。未必嚴刑暴加。情可緩推。寃終見白。盜賊則不然。問官以盜不嚴刑。必不肯認。乃摧殘肢體。傷折肌骨。苟緩一時。遑恤後日。眞盜固不輕招。而招者未必眞盜也。買賊寄賊。雖不知情。而問罪入官。且苦連累。是寄賣之家。固不肯招賊。而所稱寄賣。亦未必眞賊也。一被招攀。身家無主。財物濫索。拷掠雜加。事緩者猶得辨脫。傷重者死於牢獄。不若暫避。以待事寧。是眞盜聞犯固逃。而逃者未必皆盜也。諺云。指賊殺賊。今招稱某所分賊。賣與不知名人矣。稱花費無存矣。眞賊固有賣與不知名人及花費無存者。而無賊坐盜。其誰不曰賣與不知名人及花費無存耶。至於有賊。亦難信盜。何也。快壯欲獲盜以要功。善於僞賊。守令欲成獄以彌罪。喜於得賊。失主貪現在之財。厭日久之累。利於認賊。有此三念。何賊不眞。每見招中盜數。多者十五二十人。甚者三十人。某人分某物若干。某人分某物若干。一一分明。種種招獲。未嘗不再三

太息。而恨鞫獄者之忍於殺人也。今有雜物數十。以二十人分之。數日。問所分物。此二十人者。各自道其所分。能不爽矣。以一人而道十九人之所分。能一一不爽。非筆劄備記。則聰明過人者也。盜也。烏合之衆。皆愚蠢之人。當昏夜之際。懷恐懼之心。作倉皇之事。能以一人徧記。某人分某衣某色樣。某在帛若干丈尺。某人分銀幾兩幾錢。錢幾千幾百乎。恐聰明不至此也。果人各給一單。備載某人分某物。以爲犯後招承之據乎。恐從容不至此也。奈之何偶獲一盜。令招十九人之贓。一一皆失主之物。又於某人家起某物。某人家起某物。悉與初招合。又某月獲某盜。某日獲某盜。各招所分贓物。亦悉與初招合乎。此其故可知矣。蓋失主報盜。原有黏單。快壯執此以審賊曰。某物某人分去。盜曰某人。某物某人分去。盜曰某人。口詞具矣。而解之捕官。捕官不過指名問賊。稱說一番。令之招服而已。捕官解之正官。正官亦不過指名問賊。稱說一番。令之招服而已。且初獲之盜。不論果否是眞。而所招人贓。惟恐當堂忘記。忘記則箠楚卽加。扶同則頃刻緩死。彼何暇顧所招之非盜。指贓之非眞哉。嗟夫。捕盜者快壯。爲盜者亦快壯。眞盜非快壯不能審。平人非快壯不能誣。眞贓非快壯不能得。假贓非快壯不能爲。眞贓失主固認。假贓失主亦認。失主卽不願認。快壯亦逼使認。故盜賊之獄。十九成於嚴刑。嚴刑之獄十五類非眞盜。然則招贓者尙未可信。有贓者尙未必眞。況所稱賣與不知名人及花費無存者乎。不過爲應捕免比較。爲有司了前件而已。或曰。世果無盜與盜果無眞與曰。盜何嘗無眞。可恨守令抵死不嚴鄉約保甲耳。鄉約保甲嚴。則朝稽其生理。暮考其出入。萬一被誣。但審本保本甲。某人以何爲生。與誰往來。某夜果否在家。某家失盜以來。此人

一向何往。素日有無非爲。近日如何度日。是否與某有讎。家中器用。及男女衣服首飾。曾否見伊常穿。曾係某鋪買來。何人所做。家有銀錢。係何物所賣。何人所與。如果非盜。仍取保甲里鄰宗族保結。其平日交游賭博棍徒者。四肢惰慢而自奉豐者。夜去明來者。掐捻穀黍者。往來面生可疑者。神色恍惚。蹤跡詭祕。言語支吾者。所得非其所有。而不知所從來者。聞盜犯而攜家以逃者。良民無意防攀。故十九先獲。眞盜留心探聽。故聞信即逃。良民懼攀而逃者十一。眞盜聞犯而逃者十九。來路不明而潛寄寺觀窰窠者。朝傭工於此。而暮竄身於彼者。鄉甲里鄰。定不保結。世豈有絕人逃世之人乎。不得不接屋而居。比肩而行。世豈有眯目塞耳之人乎。誰之是非不見。誰之動靜不聞。惟鄉甲廢而盜賊敢公行。惟鄉甲廢而盜賊有淵藪。惟鄉甲廢而被刼無聲援。惟鄉甲廢而眞盜不敢舉。惟鄉甲廢而誣盜不敢救。言及於此。則昏庸荒怠不肖官員。眞難容於堯舜之世矣。鄉甲果嚴。豈有爲盜之人。豈有被刼之家乎。

一切事雖極重大。皆易訊審。惟事關強盜。得情最難。蓋強盜鐵口。非用刑不吐。而一味用刑。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強盜未必輸情。仇扳之民。往往怕刑屈認。覆盆黑天者有之矣。問官於此。或粗心浮氣。或心事纏胸。苦不耐煩。輒使嚴刑。嚴刑所供。必多自罔。問官又不知落筆附案之害。據彼信口一篇。我卽信手胡寫一單。招房利於害人。輒黏連附卷。用印鈐合。以圖勾攝取錢之利。官府忠厚。如欲帶進衙內。則誑稟此係當堂口詞。不便更改。以至問官嫌疑。只得照單寫票。賄差虎捕。此票一到鄉下。口稱拏盜。誰家不害。誰敢向邇。此單一印黏卷。有姓名人。便謂之卷盜。就令他日辨出。身家妻子必不保矣。故凡審盜之日。先在衙

中。一一彙輯各犯節略。擇其情較眞而狀較惡者。隔別衆犯先拷之。拷之之法。既不可不用夾。又不可很用夾。如彼不認。及認而不像。務要時緊時鬆。緊之以迫其吐。鬆之以誘其言。反覆折問。如有隙可入。有端可猜。及有情節可據。便須耐煩著意。加工細拷。得此一人的是眞盜。然後再拷夥黨。一總共幾多人。夥黨姓名既得。然後逐名拷其年紀。拷其狀貌。拷其住址。拷其何人主謀。何人爲首。何人在外把風。何人入門明火及刼財傷人等項。供寫畢。又從中抽問。或從後倒問。翻來覆去。如其一毫不差。此是眞正情節無疑矣。再弔諸犯對審果的。此等單方可同審語印過附卷。若是覆答差謬。此中必有仇扳之人。或有眞夥未出。情節未眞者。或再拷此盜。或別拷供眞之盜。俟的而後存之。切不可遽以參差供單胡亂附卷也。如此訊盜。眞盜出則假盜者盡可釋放。除惡安民。一舉而兩得之矣。

凡拏盜之票。不可求得眞盜。混混差拏。卽已得眞盜。緝拏餘黨。亦不可不寫名字住址年貌明白。若糊塗混拏。家家可黑索矣。宜云。爲拏盜事。照得某盜供某人同夥。合行拏審眞僞。除本犯外。不許差人。妄至鄰家。侵害詐嚇。如違重究。計開拏盜一名。年幾十歲。貌有鬚無鬚。面白面黑。住居某處。贓若干。以下卽硃標票字。如此。則嚇人之弊少矣。

強盜扳人。有捕人主使者。有爲利者。滿其欲卽止。有報怨者。若係睚眦之忿。得利亦止。若深仇大怨。則以死爭。如祥刑錄中所載。少年自誣以誣人之事可知已。近時強盜扳人。必待招首改口。然後釋放。此大謬也。招首亦何厭之有。但戶長鄉約。保結平素。便當釋放。何必假口於招首哉。然亦恐眞盜借親戚以爲地

方鄉約。則保結亦不可不察。

招書最可惡者。極不欲將眞僞分別明白。綱紀嚇索之路。而官府筆下不清。又有拖泥帶水之病。又或審斷無術。涇渭不明。雖有欲釋求生之心。終無執筆如刀之意。所是扳扯姓名。一入招册。能出牢籠者鮮矣。卽勉強出脫。終有糊塗假放之根。或已出而復拏審者有之矣。故大盜招情。先敍過盜情處。又在後面敍云。此盜某。又不合因仇誣扳某人某人若干。如係駮問之招。則云。盜某又不合誣扳某人某人。或因中證仇口。或因本盜仇害。以致某衙門問擬如何。至招後接審語處。當云。今蒙某縣某官。將一干人犯。細審出某某眞僞如何。此下方接勘得審語。審語後又剔一句云。爲此除將無辜某人審釋。或候詳外。今將眞盜某某等取問罪犯。

一照出之後。開列審明釋放幾名。某人某人。俱名犯某死罪盜犯幾名。某人某人。

一照提一名。某人。年幾十歲。身長身短。有鬚無鬚。面黑面白。某縣某地方人。

一名。某人。年幾十歲。身肥身瘦。有鬚無鬚。面黃面麻。某州某地方人。

以上照提共計幾名。如此。則眞僞了然。盜無不除。民無不安。而上司亦不駮。卽駮亦不過云。事關大獄。不厭詳愼。且照提某人等。未經拏獲。仰某官星速再緝。仍將招內人犯。再一研審確報繳。亦不至有徇縱之語及問官矣。

獲盜須晝夜隄防。作速招解。切不可因循釀禍。蓋強盜初獲。未必甘心就死。餘黨尙多。恐有反盜越獄之

事。至強盜解審。差人每每受餌。令其過家。或夥盜刼去。或用計脫逃。卽不然。而一方平民。亦不勝其擾。竊盜亦然。蓋強盜竊盜。無論親戚仇家。俱畏其仇扳。防其暗害。無不極意奉承者。差人亦利此一行。故往往墮盜賊之術。非辨之於早。禁之極嚴。不足以革此弊也。

拏獲大盜。或在別州縣地方。常有彼處捕人。奪去爭功者。正官亦自以爲功。執留不放。使我輩處之。稍有形迹。卽不妙。但申詳云。大盜某。已在某處拏獲。卽可杜前卷矣。　按強盜在別州縣地方。必待行關則機洩。徑自撲捉。或至拒捕。且恐彼處當事護短。反致多事。不如一面行關。一面撲捉。關上卽云。若待貴縣差人。恐漏洩不便。除已差人緝捕外。煩爲添差協拏。此兩便也。

別州縣來關本處小民。指稱爲盜。須先拘鄰佑細審。如素不守分。方可發去。若係平民。鄰佑俱爲之稱寃。若輕易發去。使彼處正官果賢。所費亦不少。如未必賢。則平民因此斃於囹圄。未可知也。